

英

烈

全

傳



新刻玉茗堂英烈全傳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元順帝荒淫失政

地裂山崩倒太華

第二回

開濬河毀拆民生

童謠石人一隻眼

第三回

專朝政羣奸肆亂

脫脫計害芝蔴李

第四回

真明主應瑞濠梁

皇覺寺太祖投生

第五回

放牛童成羣聚會

拜長老曇雲為師

第六回

伽藍殿暗卜行藏

投母舅太祖安身

卷二

第七回

販烏梅風留龍駕

太祖比試逞英雄

第八回

郭光卿起義滁河

永豐縣英雄聚會

第九回

訪徐達禮賢下士

攻三江破張家堡

第十回

定除和神武威揚

收鐵冠計取和州

第十一回

興隆會吳楨保駕

滁陽王得病歸天

第十二回

孫德崖計取身亡

巢湖軍收俞通海

第十三回

牛渚渡元兵大敗

太祖困天降大雨

第十四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陶安紫氣星降生

第十五回

陳也先投降行刺

取元兵設計得勝

第十六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福壽自刎死盡忠

卷三

第十七回

古佛寺周顛指示

伯溫白猿獻天書

第十八回

劉伯溫法遣猿還

孫炎領令訪宋濂

第十九回

應徵聘任人虛已

葉公龍泉救月狐

第二十回

棟梁材同佐賢良

趙忠投降殺鄧清

第二十一回

王叅軍生擒士德

元兵掘深坑喪命

第二十二回

徐元帥被困牛塘

馮國用救回徐達

第二十三回

胡大海活捉吳將

雲龍攻取廣德州

第二十四回

趙打虎險受災殃

二王毒酒害太祖

第二十五回

張德勝寧國大戰

康茂才獻城投降

第二十六回

釋亮祖望風歸順

和陽王病故金陵

卷四

第二十七回

取樊嶺招賢納士

徐達訪王禕入帳

第二十八回

誅壽輝友諒稱王

清水塘余闕自刎

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容死節

劉基拜師取金印

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換橋梁

殺友諒破船逃走

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

朱太祖金陵登位

第三十二回

張金箔法顯街坊

徐達械囚車見主

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損命

神明送花燁見駕

第三十四回

花容妾義保兒郎

張虬飛鐘取二將

卷五

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

子明夜過關取救

第三十六回

韓成將義死鄱陽

假太祖投水喪命

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諒

六員將放火燒舟

第三十八回

遣四將埋伏禁江

劉軍師借風助陣

第三十九回

陳友諒鄱陽大戰

伯溫救主過難星

第四十回

朱太祖誤入廬山

寫佈施題詩恨僧

第四十一回

能天瑞受降復叛

妖神大擺火龍陣

第四十二回

羅喉星魂返天堂

鐵冠點亮祖出洞

卷六

第四十三回

損大將目現黑子

胡恩落馬被擒拏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

鄧愈將活捉任亮

第四十五回

擊登聞斷明冤枉

常遇春平取淮東

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

徐達暗計取彥忠

第四十七回

薛將軍收周擒將

朱亮祖活拏尹義

第四十八回

殺巡哨假擊鑼槓

五太子火裏逃生

第四十九回

張士誠被圍西脫

朱太祖攻取浙江

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四將假扮打魚船

卷七

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連勦六叛

破妖法擒拏天祿

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獻策來降

衆將拿士信梟首

第五十三回

連環敵徐達用計

徐帥觀風主劫營

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倉

張虬盡忠自刎死

第五十五回

張豹排八門陣法

徐帥定計破八門

第五十六回

二城墮夢占行藏

莫老虎下書取救

第五十七回

耿文炳殺賊祭父

張茂才怒殺楊清

第五十八回

熊叅政捷奏封章

雲龍誘楊茂家屬

卷八

第五十九回

破姑蘇士誠命殞

頭陀點化破姑蘇

第六十回

啞鐘鳴瘋僧顛狂

靈谷寺誌公坟墓

第六十一回

順天心位登大寶

立馬娘娘爲正宮

第六十二回

方國珍遁入西洋  
白塔寺龍啣大樹

第六十三回

征福建有定受戮  
不花全家死報國

第六十四回

元兵敗順取汴梁  
明兵夾石山受困

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納款  
太祖遺書收君弼

第六十六回

克廣西劍戟輝煌  
亮祖跳船殺三將

卷九

第六十七回

元宮中狐狸自獻

大明兵順帝被困

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順帝奔忙

返金陵細訪民情

第六十九回

豁鼻馬裏應外合

十員將元營放火

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陽

四將擒拿張良輔

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州棄世

元兵劫營士卒還

第七十二回

高麗國進表稱臣

太祖私行訪監生



第七十三回

獲納作將機就計

地開泉脉救明兵

第七十四回

現銅橋天賜奇祥

用神獸連叫三聲

卷十

第七十五回

賜鐵券功臣受爵

康茂才飛砲喪命

第七十六回

取四川劍閣兵降

傅友德古城得勝

第七十七回

練猢猻城都大戰

華雲龍火燒鐵索

第七十八回

帝王廟祭祀先皇

有功臣得病歸天

第七十九回

劉伯温辭官隱逸

鐵道士雲中助陣

第八十回

定山河慶賀唐虞

皇太子封次秦王

繡像京本雲合奇踪玉茗史烈全傳卷一

稽山徐渭文長甫編

第一回

元順帝荒淫失政

龍興虎奮居淮甸

際會風雲除偽亂

手提寶劍定山河

長騎鉄馬清民惠

殺氣遮籠濠泗城

帝星正照鳳陽縣

四海英雄逐義起

萬國諸侯連策獻

百戰功勞建大勲

千場汗馬征兇叛

血汗兩浙縛奸吳

尺滿三江擒賊漢

掃動妖氛天下寧

施張清氣乾坤變

功業皆從翰苑編

賢臣都入詞臣贊

却說從古到今萬千餘年變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後漢除秦暴赤手開基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稱假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興建及靈獻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間朝君暮仇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歷世二百八十餘年却有朱李石劉郭國號梁唐晉漢周皇天厭亂於洛陽夾馬營中生宋太祖來姓趙名匡胤那時赤光滿室異香襲人人叫他做香孩兒大來削平僭國建都大梁傳至徽欽二宗俱被金人所虜徽宗第九子封為康王金兵洶湧直逼到洋子江邊一望長江天塹無楫無舟忽有二人牽馬一匹說道此馬可以渡江康王見勢急就說你二人倘果渡得時我重重賞你那二人竟將康王推上馬鞍那馬竟往水中若履平地康王低着頭閉着眼但聽得耳邊

風响倏忽之間便過長江那二人說殿下此夫尚延宋祚有二  
百五十餘年但休忘我二人便請下馬康王開眼一看人與馬  
俱是泥做的正在驚疑遠遠望見一帶旌旗俱是來迎王駕的  
便卽位於應天府這是叫做泥馬渡康王故事話分兩頭却說  
鞑鞏國王曾孫名喚忽必烈他的母親夢見火光照腹而生居  
於烏桓之地後來伐乃蛮蹙西夏并了赤烏的部落僭稱王號  
在幹難河邊破了白登過了狐嶺直至居庸關金人因而逃遁  
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於臨安宋祚以亡他遂登了寶位  
號大元傳至十世叫做順帝以脫脫爲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  
一日早朝以畢帝曰朕自登基以來五載於茲因見朝事紛紛  
晝夜不安未得一樂卿等可能致朕一樂乎撒敦奏曰當今天

身列全傳 卷一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主上位居九五之尊。爲萬乘之主。身衣錦繡。口飫珍饈。耳聽管絃之聲。目睹燕齊之色。神仙遊客。沈湎酣歌。惟陛下所爲。有何不樂。徒自晝夜勞神。正是

春花秋月休辜負

綠鬢朱顏不再來

順帝大喜曰。卿言最當。左丞相脫脫進言曰。乞陛下傳旨。速誅撒敦。以杜淫亂。帝曰。撒敦何罪。脫脫曰。昔費仲迷紂王。無忌惑平王。今撒敦誘君。敗國罪在不赦。望陛下聽臣講個樂字。昔周文王有靈臺之樂。與民同樂。後來便有天下之二商。紂有鹿臺之樂。恣酒荒淫。竟遭牧野之誅。陛下若能任賢修德。和氣洽於兩間。樂莫大焉。倘效近世之樂。必致人心怨離。國祚難保。願陛下察此。順帝聽了大喜曰。宰相之言極是。令近臣取金十錠。蜀

錦十足賜之脫脫辭謝臣受天祿當盡心以報國非圖恩利也  
順帝曰昔日唐太宗賜臣亦無不受卿何辭焉脫脫再拜而受  
撒敦惶恐下殿自思頗耐這厮與俺作對須要驅除得他方遂  
吾意正出朝門恰遇知心好友現做太尉叫做哈麻領着一班  
女樂都穿着絕樣簇錦團花百壽衣都帶着七星搖拽墮馬粧  
角髻都穿着被扣錦幫三寸鳳頭鞋如芝如蘭一陣異品的清  
香如柳如花一樣動人的嬌娜到打打咚咚悠悠揚揚約有五十  
餘人進宮裏來兩下作揖纔罷哈麻便問仁兄原何顏色不善  
却是爲何撒敦將前情條細說了一遍哈麻勸道且請息怒俟  
後來乘個機會如此如此撒敦說若得如教自當銘刻撒敦別  
過憤憤回家不題且說哈麻帶着女樂轉過官牆撞見守宮內

使問道。爺爺娘娘。今在那裏。內使回說。正在百花臺上筵宴哩。  
哈麻竟到臺前。俯伏說。臣受厚恩。無可孝順。今演習一班女樂。  
進上服御。伏乞鑒臣犬馬之報。留宮聽用。順帝納之。哈麻謝恩。  
退出。且說順帝。凡朝散回宮。女樂則盛妝華飾。細樂嬌歌。迎接。  
入內。每日如此。不在話下。一日順帝退朝。皇后伯牙吳氏設宴。  
於長樂宮中。隨命女樂。吹的吹。彈的彈。歌的歌。舞的舞。彩袖熙。  
懃。交杯換盞。作盡溫柔旖旎之態。飲至更深。方散。是夜順帝宿。  
於正宮。忽夢見滿宮皆是螻蟻毒蜂。令左右掃除不去。只見正。  
南上一人。身著紅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執掃帚。將螻蟻毒。  
蜂盡皆掃淨。帝急問曰。爾何人也。其人。不語。卽拔劍砍來。帝急。  
避出宮外。紅衣人將宮門緊閉。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驚醒。乃。



是南柯一夢順帝冷汗遍體便問內侍是甚么時候近臣奏曰  
三更三點皇后聽得近前便問陛下所夢何事順帝將夢中的  
事說明皇后曰夢由心生焉知吉凶陛下來日可宣臺臣便知  
端的言未畢只聽得一聲响亮恰似春雷正是

天門雷動陽春轉

地烈山崩倒太華

順帝驚問何處响亮內侍忙去看視回來奏道是清德殿塌了  
一角地陷一穴順帝聽罷心中暗思朕方得異夢今地又陷  
穴大是不祥五鼓急出早朝衆臣朝罷乃宣臺官林志冲上殿  
朕夜來得一異夢卿可細詳王何吉凶志冲曰請陛下試說待  
臣圓之帝卽言夢中細事志冲聽罷奏曰此夢甚是不祥滿宮  
蟻蟻毒蜂者乃兵馬蜂屯蟻聚也在禁宮不能掃者乃朝中無

將也穿紅人掃盡者此人若不姓朱必姓赤也肩架日月者乃  
掌乾坤之人也昔日秦始皇夢白衣子赤衣子奪日之驗與此  
相符望吾皇修德省身大赦天下以弭災患帝聞言不悅又曰  
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主何吉凶志冲曰天地不和  
陰陽不順故致天傾地陷之應待臣試看便知吉凶帝卽同志  
冲及羣臣往看只見地穴約長一丈濶約五尺穴內黑氣冲天  
志冲奏曰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之看有何物脫脫曰須在獄  
中取一死囚探之方可上卽令有司官取出一殺人囚犯姓田  
名豐上曰你有殺人之罪若探穴內無事便赦汝死田豐應言  
手持短刀坐于筐中鈴索帶下約深十餘丈俱是黑氣默坐良  
久見一石碣高有尺許田豐取入筐內再看則顧無物乃搖動

鈴索使衆人拽起順帝看時只見石碣上面現有刊成二十四字。

天蒼蒼

地茫茫

干戈振

未角芳

元重改

日月旁

混一統

東南方

順帝看罷問脫脫曰除非改元莫不是重建年號天下方保無事麼脫脫奏曰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如遇不祥便當改之此乃上天垂兆使陛下日新之道也帝曰卿等且散明日再議言畢一陣風過地穴自閉帝見大懼群臣失色遂將石碣藏過赦放田豐駕還宮翌日設朝頒詔改元統爲至正元年如此不覺五年有太尉哈麻及秃魯帖木兒等引進西番僧與帝行房中運氣之術演樸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受秘法順帝習之

詔以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  
謂之供養璘真嘗向順帝奏曰陛下尊居九五富有四海不過  
保有現在而已人生幾何當授此術於是順帝日從其事廣取  
女子入宮以宮女一十六人學天魔舞頭垂辮髮戴象牙冠身  
披纓絡大紅銷金長裙雲肩鶴袖鑲嵌短袄綬帶鞋襪各執巴  
刺般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垂髻勒手帕長  
服或用唐巾或用漢衫所奏樂器皆用龍笛鳳管小鼓箏琵琶  
瑟鸞笙桐琴响板以內官長安送不花領之宣揚佛號一遍則  
按舞奏樂一回受持秘密戒者方許入內餘人不得擅進如順  
帝諸弟八郎與哈麻秃魯帖木兒老的沙等十人號爲倚納皆  
有寵任在順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體其羣僧出入禁中

醜聲外聞。皇太子深嫉之力不能去。帝又內苑造龍舟。白製樣式。首尾共長二百二尺。闊二丈。簾棚穿廊。煖閣。後五殿。樓子龍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妝。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一百二十名。紫衫金帶。頭戴漆紗巾。於舟兩旁各執一篙。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內往來遊戲。舟行則龍頭眼爪皆動。又製宮漏。約高六七尺。爲木櫃。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等時至則浮水面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持鐘。一持鈴。夜則神人按更而擊。及其巧妙。皆前朝未有也。又於內苑中起一樓。名曰碧月樓。朝夕與寵妃宴飲於上。縱欲奢淫。不修德政。天怒人怨。干戈四起。盜賊蜂生。天垂異象。妖怪屢生。燕京有雞化爲狗。羊變做牛。江南銅鉄自鳴。汴城河冰忽成。五彩花草如畫。三日方

解隴西地震。百日會州公解牆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彗星火焰。蓬勃墮地。成石形如狗頭。温州樂清江中龍見。有火如球。山東地震。天雨白毛。各處地方申奏。似雪片的飛來。都被奸臣隱瞞。不奏順帝那裏。曉得只在深宮昏迷酒色。並不知外邊災異若何。

第二回

挖運河毀拆民生

羶穢中原已百秋

蒸黎隨處若虔劉

山青水綠非前代

草白沙黃多廢邱

天上雲沈誰見日

人間愁重那擡頭

幾時否極還重泰

醉在西江十二樓

却說屢年之間。順帝晏安失政。各處災異多端。人心怨恨盜賊。

蜂生都被丞相撒敦太尉哈麻併這些番僧等衆遮瞞不奏順  
帝那裏曉得終日只在宮中戲耍不題却說穎州地方有個白  
鹿庄

樹木森陰河流清淺春初花早萬紅千紫闌芳菲秋暮楓寒  
哀鴈悲蛩爭嘹唳到夏來修竹吾廬粧點出一個不染塵埃  
的仙境到冬來古梅繞屋安排起幾處遠離人世的蓬萊對  
面忽起山崗盡道像黃陵古渡因聲聲叫崗做黃陵幽林聚  
集珍奇每常有白鹿成羣便個個喚庄爲白鹿

不知那裏來個官兒搖搖擺擺走到林間說道真個是天上八  
閻塵中仙府便叫跟隨的人分付說你可查此處是誰人家的  
叫他送了我老爺做個吃酒行樂的所在跟隨的得令便到庄

內說。你是何人家。做甚勾當。曉得我們賈老爺在此。茶也不送一盞出來。却見一人身長丈二。眼若銅鈴。出來應接道。不要說是假老爺。就是真老爺。待怎麼思量。什麼茶吃。快走快走。手持長鎗。竟趕出來。那些跟隨的。扯了這官兒。奔出林中。那人也回去了。那官兒自言自語說道。我賈魯聲名那處不曉得。可耐這厮如此。略施小計。須結果了這個地方。不則一日。竟到京師。次日期見拜畢。帝問賢卿一路勞苦。且說你一向出朝。孤家甚覺寂寞。又問一路風景民情何如。賈魯便奏說。一路黃河淤塞。漕運不通。因此上民謠都說道。石人一隻眼。不挑黃河。天下反依臣。愚兒須挑開沿河一帶。庶應民謠。且通漕運。順帝應道。我前日在宮中。要開些小池。沿那些官上。本說道民謠洶洶說石



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不宜興工勞役據你今日說到是不挑的不好了。賈魯一向口舌利便又奏說陛下若依了言官不挑黃河聽他淤塞了。這些根草將從那路而來南北不通根米不濟不反何時順帝說極有理極有理只是當從何處開濬賈魯說臣一路來正從徐穎斷黃進發處處該開至如潁州白鹿庄黃陵岡俱被民居佔塞上下四十里更爲悶淤作急該開順帝卽刻傳旨起發河南河北丁夫七十萬人開濬黃河原路刻定一月之內完工。阻撓者斬起駕回宮不題。却說潁州白鹿庄前日持鎗來趕的。向說是漢高祖三十六代孫。姓劉名福通。一身膂力異常。且又曉得妖術。家中有一面鏡子。人來聚會焚香。便照他是爲官爲吏。庶民軍士的模樣出來。倘與他心上不順。

便照出諸般禽獸形像出來。又結識一個朋友叫做韓山童。假稱世要大亂。彌勒佛下生。設下了一個白蓮會。凡在部下繫紅巾爲號。鼓動這些愚民。如神似鬼。敬他有些小事。便去照鏡子。問下落。一日兩人正在庄前哄騙衆人。說如此佛力。那怕不做皇帝。只聽得鑼聲連連的。响呼的。呼喝。的。喝。兩人遠遠認得。却是本處知州。坐在馬上。帶領弓兵三百餘人。竟投庄裏來坐下。說今奉聖旨。先從白鹿庄與對面黃陵崗開濬黃河。拆去民居。內有里老稟道。民謠說挑動黃河。要反等語。知州說。這是聖旨。誰敢有違。且旨上說。阻撓者斬。今日便借你的頭。斬訖。號令示衆。口說得罷。那劊子手竟推這里長到庄前一刀砍下。獻了首級。知州便分付將頭盛在桶內。沿河四十里。號令前去。這些弓

兵便把劉福通住屋霎時間拆去。婦女雞犬趕得星飛雪化一般。福通低着頭只是搥胸叫苦。思量道：青天白日竟起這個霹靂。安排得我無家得竄，無地得依，奈何奈何！大叫說：反了罷，反了罷。左右是左右了，肯隨我共成大事的，同享富貴，如不肯隨我的，聽你們日夜開河受官司苦楚去。登時聚集有五六百人，便向前把知州一刀執頭在手，叫道：胡元混亂中國，今日開河拆去民居，你們既肯從我，便當進城開獄放了無罪犯人，收了庫中財寶，包你們有個好處。又將手中把那鏡子在水中一照，說如心中尚有狐疑的，可從河中掘下，自見分曉。只見左邊一夥也約有五六百人，竟向河中用力齊掘，不曾掘得一尺，只見掘出一個石頭人來，身長一丈，鬚眉口鼻都是完全的。當中鑿

着一隻眼。福通大呼曰。衆位可曉得麼。一向謠言。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今剛剛在此處掘得石人。這皇帝可不應在此處。你們心上何如。這些人便合口說道。敢不從命。福通便帶了衆人。竟投州裏來。城中掌軍官。朶兒只班。因殺了知州。便刻時設備。一聲鑼响。卽衝出一彪人來。兩下廝殺。福通雖是力大。手下的兵。終是未曾習熟。被官軍趕殺十來里。韓山童馬略落後。却被官軍趕上一刀。福通便率杜遵道。郁文盛。羅文素等。勒馬回殺。救得後邊的人。竟到毫州立寨。因立山童的兒子。韓林爲王。國號大宋。建元龍鳳。以山童妻楊氏爲太皇后。杜遵道。郁文盛爲左右丞相。福通與羅文素爲平章。知樞密院事。招集無籍十萬餘人。攻破羅山。確陽。真陽。葉縣等處。直侵汴梁。不題。且

說官軍依舊進城。堅閉城門。朶兒只班便星夜申奏京師。備陳事情。一邊又具揭帖。到中書省。丞相處脫脫見揭。便分付賫本官。明早隨我進奏。次早脫脫奏說。近來僭號稱王者甚多。昨日接得各處州縣報說賊兵反了。共一十四處。順帝大驚。問那十四處有。

潁州劉福通

台州方國珍

閩中陳有定

孟津毛貴

蘄州徐壽輝

徐州芝蔴李

童州崔德

池州趙普勝

道州周伯顏

汝南李武

泰州張士誠

四川明玉珍

山東田豐

沔州倪文俊

順帝聞奏大驚。說如之奈何。脫脫奏請大兵先討平。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芝蔴李四寇。庶無後患。帝便說着罕察帖木兒討。

徐壽輝李思齊討劉福通蠻子海牙討張士誠張良弼討芝蔴  
李先除大寇後勦小賊。敕旨旣下。脫脫叩頭下殿。那四將各點  
兵五萬。擇日辭朝。竟離了燕京。各自尋路攻取。畢竟勝負何如。

第三回 專朝政羣奸肆亂

萬馬驅馳徧九州 征裘汗血幾時休

思深長憶關山別 聲斷偏隨蘆荻秋

路引旌旗風遠近 夢隨生死話離愁

何日一澄夷與夏 英雄名鎮大刀頭

却說諸官得旨分討各處賊兵。誰想官不能取勝。都帶些殘兵  
敗將回來。順帝見了。日夜憂煩。一日設朝。對文武羣臣商議說  
卽今盜賊蜂生。各處征討的官兵沒一個奏凱。卿等何策爲朕

分憂勦除古人云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倘或失悞有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只見脫脫叩頭奏說今者羣奸擾亂震恐朝廷黎庶不安災傷時見臣等不能爲國除患心實恥之臣願竭駑駘之力肅清江淮以報皇恩順帝聞奏降座語脫脫曰丞相若能爲朕掃除賊寇奏凱之日朕當裂土以酬心膂但中書省是政事根本不可一日離左右賢卿若去朕將誰依脫脫又叩頭說以死報國乃臣子之事豈敢忘恩但微臣此去全望陛下親賢遠佞以調天和以安黎庶順帝便敕脫脫爲總兵大元帥以龔伯遂爲先鋒哈喇答爲副將也先帖木兒爲行軍御史節制兵馬大小官軍俱聽脫脫指揮便宜行事脫脫拜辭卽日領兵望南進發竟至孟津賊將毛貴率本部五千人納降脫脫便

驅兵渡黃河。從虎牢關至汴梁。正北安營。僞宋韓林的探子報知。便集多官商議。只見杜遵道說。水來土壓。兵至將迎。殿下勿憂。臣當領衆迎敵。宋主卽令杜遵道、羅文素、郁文盛三將急統五萬人馬與元軍相對。遵道勒馬橫鎗。高叫道。送死的出來。脫脫大怒曰。反國賊子敢此大言。就縱馬橫刀直取遵道。二將交馬戰上五十餘合。遵道力怯。撥馬便回。脫脫趕上一刀斬于馬下。元兵陣上催兵奮殺。賊兵潰亂。生擒一千四百餘人。斬首一萬七千餘級。羅文素等領兵入城。堅閉不出。龔伯遂請曰。乘此勢攻城。可料必破。脫脫笑說。我兵千里而來。勞力過多。還當息養。不宜倉卒。倘賊兵計窮。冒死血戰。不可支矣。衆將唯唯。時韓林見殺了杜遵道。心甚驚恐。決策于福通。福通曰。脫脫智勇足



備鋒不可當。不若且避。安豐再圖恢復。韓林依計乘夜棄城而走。次早元兵到城搦戰。只見城門大開。城中老幼俱頂香迎接。備言賊兵懼威。引兵逃去等情。脫脫大喜。入城撫民。一宿。明日倍道逕抵徐州。西門外十里外安營。打下戰書與芝蔴李。明日交戰。脫脫到酉刻時候。密喚諸將受計如此如此。各各依令去訖。且說芝蔴李對衆說。元兵遠來疲困。今晚必無準備。我當前行劫寨。爾衆隨後卽來。兩勢夾攻。必能全獲。二更時分。果然引兵出城。兵銜枚馬勒轡。直抵元營。悄然無備。芝蔴李自喜領兵併力殺入。細看更無一人。心下大驚。速令退兵。忽見砲响一聲。四面伏兵盡起。把芝蔴李團團圍住。兵卒也不十分來鬪。只是沒個隙路可逃。賊兵自相殘害。約折去大半。及至天明。只見一

將傳令說。你們可鬆一條路放他逃回。芝蔴李聽着。又驚又喜。心下轉道。我且殺開回路進城。再作計議。亦可只見元兵果然鬆開一條路。讓芝蔴李回城。將到城門。急叫城上。我被元兵殺了一夜。至今方得脫回。快開門。快開門。如遲恐又趕來也。正叫之時。舉頭一望。看見兄弟李通的頭號令在城。敵樓邊立着一員大將。紫袍金甲。大喝道。你這賊子。我元丞相已取復此城了。你還不認得。芝蔴李驚得魂飛九霄雲外。抱頭鼠竄。逕走沔陽去了。天色大明。各將論功有差。因問元帥原何曉得來劫寨。先分付布列。又原何逕離中軍獨去取城。脫脫笑說。此是乘虛搗將之法。昔日裴令公元宵夜。大張華燈。設宴待客。匹馬擒吳元濟。正是此樣機關。反看便是他。今日以我兵遠來。料必疲困。必

帶雄兵劫寨城中不過老弱守門耳我令爾輩四下伏住等他  
來時便圍繞混殺一夜此時我領精兵乘虛攻取城門自然妥  
手可得衆將又問圍住之時元帥分付不必過殺爲何脫脫曰  
黑夜誰知彼此我兵只密圍數層虛聲叫喊任他自相殘殺這  
又是以逸待勞衆將齊聲稱說元帥神算神算脫脫撫息人民  
因遣牙將一面奏捷不題且說右丞相撒敦與太尉哈麻聞得  
脫脫得勝上表申聞計較說脫脫向來威振中外使我們不得  
便宜行事今又成大功皇帝必加殊眷我輩却是怎生哈麻說  
這有何難趙此捷表未上之時令臺官劾他說出師三月略無  
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費半朝廷之官以爲己用乞加廢斥  
以儆官邪這個計策如何撒敦說道此計大妙大妙遂將進表

官幽入密房。除了他的性命。因而上個表章。說得脫脫十分不好。順帝說。既如此。可敕月潤察見爲元帥。以樞密雪雪代他。爲將。先令姚樞持詔赴徐州傳示。不則一日來到徐州。脫脫拜受了詔書。便對衆將說。朝廷恩旨。釋我兵權。卽當與諸將分別。諸將可各率所部聽新元帥節制。只見哈喇答向前說。元帥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不如今日先死丞相之前。以酬相許夙志。言罷。拔劍自刎而死。衆將撫慟如雷。將哈喇答以禮殯葬。脫脫單馬竟赴淮安。安置未及半月。臺臣又劾脫脫貶謫太輕。該徙雲南。脫脫歎曰。我不死。朝中也不肯放過我。不如一死。以遏衆奸。遂服鴆而死。却說劉福通。芝蔴李。聞說脫脫身故。各統兵攻復前據城池。元軍陣上。那裏殺得他過。數日間。劉福通與芝蔴

李自相殺併一箭射死了芝蔴李復了徐州賊將毛貴仍歸部下正是昏君信佞忠良死羣鬼貪殘社稷墟後來畢竟如何

第四回

真命主應瑞濠梁

鳳陽城裏帝星明

照徹中原萬里程

邊邊烟息胡塵遠

處處雲開瑞靄生

三台喜得薇垣拱

萬派欣從東海清

自是乾坤多氣色

直須簫管樂昇平

却說丞相脫脫受了多少讒言。以身殉國那時四海紛爭。八方

擾攘。劉福通併了芝蔴李一部人馬。又收了毛貴一黨賊眾。縱

橫洶湧官兵莫當。這也謾提。且說淮西濠州就是而今叫做鳳

陽府。好一座城池。離城有一個地方。名喚做鍾離。東鄉鍾離西

鄉。這就是當初鍾離得道成仙的去處。那裏有個皇覺寺。原先是唐高祖創造的。

中間大雄寶殿。光焜焜。金裝成三世菩薩。兩邊插翅迴廊。影搖搖。彩畫出蓬萊仙境。當門塑一個韋馱尊天。秀秀媚媚。却似活移來一個金孩兒。見了他那個不歡天喜地。兩側裝四個金剛力士。古古怪怪。又像纔坐定一班鉄甲漢。猛擡頭。人自膽破心驚。鐘聲半徹。雲霄舞動起多少迴鸞翔鳳。佛號忽來天碧。醒覺了萬千愚漢。蒙夫挨的挨擠的擠。都到羅漢堂前。明數出前生今世。爭了爭。嚷了嚷。齊向觀音閣上。暗投誠意想心思。也有的肩盒擡攢。逐男趨女。汗俗了一片清淨。佛場知寶的也難管。青紅皂白也有的。打齋設供。祈神禱佛。

澄徹了一點如來道念。大衆們那裏曉水火雷風。

正是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我也揭起不題。且說那寺中住持的長老。喚做高彬。法名曇雲。這個長老。真個宿世種得了智果。今世又悟了大乘。一日冬景淒涼。彤雲密布。灑下一天好雪。曇雲長老分付說。大衆。今日是臘月廿四。經裏面說。天下的竈君。同天下的土地。今夜上天奏知人間善惡。我今早入定時節。見本寺伽藍。叫我也走一遭。我如今放了晚參。我自進房。你們或有事故。不可來驚動我。囑付已畢。竟到方丈打坐了。只覺頂門中一道毫光。直透重霄。本寺伽藍早已在天門邊拱候着長老。二人交了手。竟至九天門下。却好玉皇登座。三官玄聖。併一切神祇。都一一講禮畢。長老也隨衆

神施禮了。立在一邊。只聽得玉皇說。方今世間混亂。黎庶遭殃。這些魑魅。將如何驅遣。忽然走出一個大臣。口稱說。臣是明年戊辰年值年太歲。臣看來連年戰伐。只因下界未生聖主。明歲辰年應該真龍出世。混一乾坤。肅清世界。且今日是天下土地竈君。申奏人間善惡。乞陛下細察幾世修行陰德的。付他聖胎。以便生降。特此奏聞。玉皇說道。朕也在此思量。但原先歷代皇帝降世。都是星宿。卽如盤古。分開天地以來。那伏羲是虹之精神。農是熒惑星。顓頊是瑤光星。神堯是赤龍之祥。大舜是烏燕之祥。大禹是水德星。成湯是高媒星。文王是巨門星。漢的高祖是尾星。唐的高祖是金星。宋的太祖是三天門。下修文吏。如今果要統一天下。定須星宿中下去。走一遭。你們那個肯去。



直直奏來。問而又問。這些星宿都不作一聲。玉皇惱道。而今下  
界如此昏蒙。你們難道忍得不管。我如今問了四五次。也只不  
作聲。却是爲何。雖然是墮入塵中。也須卽還天上。何故十分推  
阻。正說間。只見左邊的金童。替那右邊的玉女。兩下一笑。把那  
日月掌扇。混做一處。却像個明字一般。玉皇便道。你二人何故  
如此笑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脫生下世。一個做皇帝。一個做皇  
后。二人不許阻推。明年九月間。着送生太君。便送下去罷。那金  
童玉女。那裏肯應。玉皇又說。你恐怕下去喫苦麼。我便再撥些  
星宿輔弼你二人。你二人下去。便如方纔扇子一般。號了大明  
罷。不得違悞。只見本寺伽藍。輕輕的對長老說。我寺中也覺有  
些彩色。說猶未了。那些諸方土地。及各家竈君。一一過堂畢。馮

了人間善惡的細單。玉皇便說：「今據戊辰太歲奏章說明年該生聖主以定天下。我已囑付金童玉女下生人世。但非世德的人家那能容此聖胎。你們可從世間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中選十，送到我案前再行定奪。分付纜罷。」那天，下各省各府各縣的城隍，同那天，下各省各府各縣各里的土地，都到出九天門外議來議去。不多時，有天下都城隍手中持着十個摺子，奏稱：「陛下分付揀選仁厚之家萬千，中選成十個，特送案前。」玉皇登時叫取那衡善平施的秤來，當殿明秤。十家內，更是誰家最重，只見一代一代較過，止有一家修了三十六世仁德無比。玉皇却將摺子拆開，口中傳說：「可宣金陵郡滁州城隍進來聽旨。」那城隍就案前俯伏了。玉皇囑付道：「汝可依旨行事去，便遞這摺。」

承與他城隍叩頭領訖玉皇排駕回宮長老也出了天門與伽藍拱手而別。迴光到自己身上。却聽得殿上正打三更五點。長老開眼見佛前琉璃內燈光急下禪牀拜了菩薩說而今天下得一統了。但貧僧方纔不會看得摺子上。姓張姓李誰是真龍。這是當面錯過了。也不必題。但方纔本寺伽藍說連我寺中有些彩色。不知是何主意。待我再打坐去。細細問他。便知端的。長老從新入定去。見伽藍問說。方纔摺子內所開誰氏之子。想明神定知他的下落。伽藍對說。此去尚有半年之期。恐天機不可預洩。長老唯唯。只見左邊順風耳跪了。報稱滁州城隍有使者到門奉迎議事。立等神車。伽藍便起身別了長老。出門不題。時光荏苒。不覺又是戊辰中秋之夕。忽報山門下十分大火。長老

急急出望。四下寂然並無火燄。長老道。甚是古怪。便獨自從迴廊下過。仰藍殿到山門前來。只見仰藍說真命天子來也。師父當救之。長老迅步而往。惟見一男人同一婦女。睡在山門下。長老因叫行者推醒。問他來歷。那人說。我姓朱名世珍。祖居金陵。朱家巷人。因元兵下江南。便徙居江北長虹縣。後又徙滁州。也略略蓄些貲財。昨因失火。家業一空。有三子。朱鎮。朱鏜。朱釗。又皆失散。今欲與妻郭氏同上盱眙。投女壻李楨。織蓆生理。至此天晚。且妻子懷妊。不便行動。打攬禪林望師父方便。長老看朱公相貌不常。所姪的莫不是真主。因曰。懷妊人行路不便。不如就此鄰近賃一間房子。與公居止。何如。朱公道。好。次日長老到東鄉劉大秀家。賃一間房子。與朱公住了。因此又與些貲本過。

活三個失散的兒子也仍舊完聚了但未知所生男女何如正是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瑞氣落誰家

第五回

牧牛童成羣聚會

草昧英雄起

謳歌曆數歸

風塵三尺劍

社稷一戎衣

翼亮真文德

丕承戰武威

聖圖天廣大

宗祀日光輝

陵寢盤空曲

熊羆守翠微

再窺松柏路

還見五陵飛

却說曇雲長老賃下房子與朱公夫婦安頓又借些費本與他生意不止一日却是九月時候不暖不寒風清日朗真好天色

長老心中轉道。去冬臘月廿四晚入定之時。分明聽得是九月間真主誕生。前月伽藍分明囑付好生救護天子。這幾時不會往朱公處探望。不知會生得是男是女。我且出山門走一遭。將到伽藍殿邊。忽見一人走來。長老把眼看了看。這人生得。

一雙碧眼兩道修眉。一雙碧眼光炯炯。上逼層霄兩道修眉。虛飄飄下過臍底。髀骨稜稜。真個是烟霞色相。丰神燁燁。偶然來地上神仙。行如風送殘雲。立似泰山不動。

却對長老說。我有丸藥兒。可送去與前日那和房子住的朱公家下生產時用。長老明知他是仙人。便將手接了。說曉得只見清風一陣。那人就不見了。長老竟把丸藥送與朱公說。早晚婆婆生產可用。朱公接藥說道。難得到此素齋了。去朱公便進內。

說打點素齋供養長老。長老自在門首不多時。只聽得一村人是老是小。都說天上的日頭。何故比往日異樣。光彩長老同衆人抬頭齊看。但聞天上八音齊震。諸鳥飛繞。五色雲中恍如十來個天娥彩女。抱着個孩兒。連白光一條。自東南方從空飛下。到朱公家裏來。衆人正要進內。只見朱公門首兩條黃龍繞住。裏面大火冲天。烟塵陡亂。衆人沒一個抬得頭。開得眼。各自回家而去。長老也慌張。却好朱公出來說。蒙師父送藥來。我家婆婆便將去咽下。不覺異香徧體。方纔幸得生下一個孩兒。甚是光彩。且滿屋都是香馥。侵人。長老說。此時正是未牌。這命極貴。須到佛前寄名。朱公許諾。長老回寺去了。不題。却說朱公自去河中取水澡浴。忽見紅羅浮來。遂取做衣。與孩子穿之。故所居

地方名曰紅羅巷古跡至今猶存不題且說生下的孩子即是

三日內不住啼哭舉家不安朱公只得走到寺中伽藍殿內祈

神保佑長老對朱公說此事也非等閒諒非藥餌可愈公可急

回安頓長老正送朱公出門只見路上走過一個道人頭頂鉄

冠大叫道你們有希奇的病不論大小可治長老便同朱公問

說有個孩子生下方纔三日只是啼哭你可醫得么那道人說

我已曉得他哭了故遠遠特來見他我若見他包你他便不哭

朱公聽說便辭了長老即同道人至家抱出新生孩子來見道

人那道人把手一搖口裏囑付說莫叫莫叫何不當初莫笑前

路非遙日月並行便到那時還你個呵呵笑拱手而別出門去

了朱公抱了孩子進去正要出來款待道人四下裏找尋不見



次後朱家的孩子再也不哭。真是奇異。一日兩兩日三早已是滿月兒。百祿兒。拿週兒。朱公將孩子送到皇覺寺中。佛前懺悔。保佑易長易大。因取個佛名叫做朱元龍。字曰廷瑞。三歲五歲也。時常到寺中戲耍。不覺長成十一歲了。朱公夫婦家中忍受饑餓。難以度日。將三個大兒子俱僱與人家傭工去了。只有小兒子元龍在家。一日鄰舍汪婆走來向朱公道。何不將元龍僱與劉大秀家牧牛。強似在家忍餓。朱公思想道也罷。遂煩汪婆汪婆與劉大秀說明。太祖道。我這個人豈肯與他人牧牛。父母再三哄勸。母親同汪婆送至劉家。且說太祖在劉家一日一日漸漸熟了。每日與衆孩子頑耍。將土累成高臺。內有兩三個大的。要做皇帝。頑耍坐在上面。太祖下拜。只見大孩子骨碌碌跌

的頭青臉腫。又一個孩子說：等我上去坐着。你們來拜太祖。同衆孩子又拜。這個孩子將身撲地，更跌的很些。衆人嚇的皆不敢上臺。太祖說：等我上去。衆孩子朝上來拜。太祖端然正坐。一些不動。衆孩子只得聽他使令。每日頑耍不題。一日，皇覺寺做道場。太祖扯下些紙旛做旗，令衆孩子手執五方站立。又將所牧之牛分成五隊，排下陣圖，吆喝一聲。那牛跟定衆孩子，旗旛串走，總不錯亂。忽一日，太祖心生一計，將小牛殺了一隻。同衆孩子洗剝乾淨，將一罈子盛了，架在山坡，尋些柴草煨爛。與衆孩子食之。先將牛尾割下，插在石縫內，恐怕劉大秀找牛。只說牛鑽入石縫內去了。到晚歸家，劉大秀果然查牛少了一隻。太祖回道：因有一小牛鑽入石中去了。故少一隻。大秀不信，便說

同你看去。二人來至石邊。太祖默囑山神土地。快來保護。果見一牛尾亂動。大秀將手一扯。微聞似覺牛叫之聲。大秀只得信了。后又瞞大秀宰了一隻也。如前法。大秀又來看視。心中甚異。忽聞見太祖身上瘡氣。暗地把衆孩子一拷。方知是太祖殺牛喫了。大秀無可奈何。隨將太祖打發回家。光陰似箭。不覺已是元順帝至正甲申六月。太祖時已十七歲。誰想天災流行。疫癘大作。一月之間。朱公夫妻併長子朱鎮。俱不幸辭世。家貧也。備不得齊整棺木。只得草率將就。同兩個哥哥。擡到九龍岡下。正將掘土埋葬。倏忽之間。大風暴起。走石飛沙。轟雷閃電。淫雨傾盆。太祖同那兩個阿哥。閉了眼。閉不得。閉了眼。開不得。但聽得空中說。玉皇昨日宣旨。喚本府城隍。當境土地。押令我們四大

龍神將朱皇帝的父母埋葬在神龍穴內土封三尺我們須要  
卽刻完工不得違旨太祖弟兄三人只得在樹林叢蔚中躲雨  
未及一刻天晴日出三人走出林來到原放棺木地方俱不見  
了。但見土石壅蓋巍然一座大墳三人拜泣回家長嫂孟氏同  
姪兒朱文正仍到長虹縣地方過活二兄三兄亦各自贅出太  
祖獨自無依鄰舍汪婆對太祖說如今年歲米貴無處棲身你  
父母向日曾將你寄拜寺內不如權且爲僧何如太祖聽說答  
應道也是也是自是托身皇覺寺內不意曇雲長老未及兩月  
也一夕白日昇天去了寺中衆僧曰因朱元龍長老最是愛重  
他就十分沒禮一日將山門關上不與太祖寺內睡覺太祖仰  
天歎息只見銀河耿耿玉露清清遂口吟一絕

天爲羅帳地爲瓊

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閒不敢長伸脚

恐踏山河社稷穿

吟罷驚動了伽藍伽藍心中轉說這也是玉女金童目下應該  
如此困苦前者初生時大哭不絕玉皇喚我轉召鉄冠道人安  
慰他但今受此迍邅倘或道念不堅聖躬有些啾唧也是我們  
保護不週不若權叫夢神打動他的睡魔托與一夢以安他的  
志氣此時太祖不覺身體困倦席地和衣而寢眼中但見西北  
天上羣鳥爭飛忽然仙鶴一隻從東南飛來啄開衆鳥頃間仙  
鶴也就不見了只有西北角起一個朱紅色的高臺週迴欄檻  
上邊立着兩個像金剛一般口中念念有詞再上有帶幘頭抹  
額的兩行立着中間三尊大像竟似三清上帝美貌長髯看着

太祖却有幾個紫衣羽士送到絳紅袍一領。太祖將身來穿。只見雲生五彩紫衣者說此文理真人之衣。旁邊又一道士把劍一口跪送將來。口中稱說好異相好異相。因拱手而別。太祖醒來却是南柯一夢。細思量甚是奇怪。次早起來却有新當家的長老囑付說此去麻湖約有三十餘里。湖邊野樹成林。恁人採取爾輩可各輪派取柴以供寺用。如違逐出山門。別處去喫飯。輪到太祖正是大風大雨。彼此不相照顧。却又上得路遲。走到湖邊早已野林中漁燈相照。四下更無人聲。止有虫鳴草韻。太祖只得走下湖中砍取。那知淤泥深的深淺的淺。不覺將身陷入大澤中。自分必死淹溺。忽聽得湖內有人云。皇帝被陷了。我們快去保護。庶免罪戾。太祖只見身邊許多蓬頭赤髮圓睛獠

哥綠臉的人。近前來說待小鬼們扶你上岸。岸上柴我們衆鬼也替皇帝砍了。將柴也送至寺內。太祖把身子一跳却已不在澤中。也不是麻湖。竟是皇覺寺山門首了。太祖挑着一担柴進香積廚來。前殿上鼓已三敲。衆僧却已睡熟。未知當家長老埋怨何如。

第六回 伽藍殿暗下行藏

柳滿春江花滿川。清歌妙舞繞尊前。  
不談陳迹愁芳草。且聽新聲歡客筵。  
水寒旺氣映將山海立。帝星照意地天旋。  
蘇州八面威風振。紫閣黃扉勅簡編。  
且說太祖陷入湖中。諸般的鬼怪。也有來攙脚的。也有來扶手。

的。也有將肩幫襯着太祖的。也有直在水底下將肩脊墊着太  
 祖的。也有在岸上替太祖砍柴的。也有在路上替太祖挑擔的。  
 不多時已送到寺邊門首。說我們自去。皇帝請進內方便。那時  
 覺有三更左右。太祖進內就睡不題。却說這些禿子說向來曇  
 雲師父在時。只說他後來發迹。不意今朝至此不回。多分淹沒  
 湖中。不說說笑笑。各自歸房。次日天明。當家長老叫行者起早  
 燒湯做飯。那行者驀來驀去。都是柴堆塞的那裏。尋個進廚房  
 的路頭。口中不說。心中想道。昨日臨睡時空空。一個竈房。這柴  
 那得許多。便是朱行者一個去湖中樵柴。怎成便有這山堆海  
 積的柴草。只得叫動大眾挑的挑。擡的擡。出淨了半日。方纔清  
 得條走路。太祖起來自家也看得呆了。心中想說。若是如此看



來莫不是我果有天子之分。但今日沒有一個可與計議的。我  
不如走到伽藍殿中。問個終身的吉凶。料想明神也有分曉。將  
身竟到伽藍殿來。却有筮經在側。太祖一一訴出心事。問說如  
我雲遊在外。另有好處。別創個庵院。不受這些腌臢閒氣。可還  
我三個陰筮。如我不戴禪冠。另做生意。將就做得個財王。可還  
我三個陽筮。如我起此天下擾亂。去投奔他人。受得一官半職。  
可還我三個聖筮。將筮望空擲下。那筮不仰不覆。三次都立着。  
在地。太祖便打動做皇帝的念頭。密密向神訴說。今我三樣禱  
告。明神一件也不依。莫不是許我做皇帝麼。如我果有此分明  
神。可再還我三個立筮。望空再擲。只見又是三個立筮。太祖又  
禱告說。這福分非同小可。且無一人幫扶。赤手空拳。如何圖得。

大事倘或做到不伶俐到不如一個愚婦愚夫再告明神示以萬全如或果成大事當再是三個立筮那知擲去又是三個立筮太祖便深深拜倒在地許說我若此去一如神鑒我當重新廟宇再整金身拜告未畢只見這些禿子走來埋怨說你把這柴亂堆亂塞到要我們替你清楚你獨自在此耍子太祖也只做不聽得竟到房中收拾了隨身衣服出了寺門別了鄰舍汪媽媽竟投盱眙縣尋姊夫李楨路上不日來到盱眙見了姊姊姊姊說道此處屢經荒旱家業艱難那能留得你住你不若竟往滁州去投娘舅郭光卿尋個生計庶是久長太祖應諾姊姊因安排些酒果相待不意外邊走進一個孩兒來

燕頰虎頭蛾眉鳳眼丰儀秀爽面如塗粉口如珠骨格清瑩

耳若垂珠鼻若柱。光朗朗一個聲音恍忽鶴鳴天表。瑞溶溶  
全身體度儼然鳳舞高岡。不長不短竟是觀音面前的善財。  
半瘦半肥真是張仙把來的龍種。

後人想像他的神色。口占四句道。

靈分歸妹產岐陽。

英武文明已夙章。

目羨寧馨人世少。

應知日兔是星房。

太祖便問此是誰家的小官。姊姊說道。此便是外甥李文忠便  
叫文忠。你可拜了舅舅。太祖十分歡喜。問他年紀。說道。今年十  
歲。席中談笑甚。是相投。當晚酒散。次日太祖取路上了滁州。見  
了娘舅郭光卿。敘起寒溫。太祖將父母兄弟的苦楚訴說一遍。  
郭光卿說。你今來此正好相伴我兒子讀書。次日竟進館中太

祖性甚聰慧。郭氏五子因遂惡之。假以別事。哄至空房。欲絕太  
祖。飯食。郭氏因有育女馬氏。私將麪餅餉之一日。忽被郭氏窺  
視。遂納懷中。馬氏胸前因有餅烙腐痕。此事不在話下。光陰迅  
速。太祖却已十八歲了。郭光卿收拾幾車梅子。同太祖上金陵  
販賣。進至和州。時值夏初。天氣路上炎熱。光卿說。你可將車先  
行。我歇息片時便來。太祖推車趕路不題。却說光卿兩年前曾  
與一個光棍爭執到官。那光棍理虧輸了。便出入衙門做了一  
個聽差的公人。今却同一夥公差在塗中撞着那光棍。睜開兩  
眼。叫道。仇人相見。分外眼睜。郭光卿今日那裏走。且喫我一拳。  
光卿喝道。你這厮還不學好。猶敢如此無禮。那漢子劈面打來。  
光卿把手一格。那漢子見光卿把手格開。又趕過一拳。光卿也

只不來抵敵。把那身子一閃。那漢子想是虛張的氣力。眼中對日頭昏花。一交跌倒。恰好跌在一塊尖角的大石頭上來的兇。跌得重。一個頭撞得粉碎。嗚呼哀哉。伏惟尚享。那些夥裏叫道。你何故打死了公差。且送到官司。再作道理。光卿逞出平生武藝。打開一條路。連夜奔逃去了。太祖將車向前等待多時。不見光卿轉來尋覓。路上人淘淘只說。前面有一個人。被人打殺了。那兇首逃走了。太祖心下思量。大分是母舅做出這事了。話未說完。來至三义路口。正在沉吟。忽見一陣風過。半雲半霧。來了五個異人。太祖喫驚。內一人道。那推車的不必狐疑。跟隨我去。包獲大利。太祖大着胆。便問道。你五位何方人氏。那人說。吾非人也。奉勅一路散災。此病非烏梅不可救。乃是五顯神也。說罷。

前行。太祖只得將梅子自上金陵販賣。只見那柳陰之下。又立着有四五個人。或是舞刀的。或是弄鎗的。或是耍棍的。演了一回。又坐息一回。太祖見他們四五個一箇箇都好手段。便將車子推在一邊。把眼睛注定來看。那些人又令演試了一回。從中一個人叫好口渴也。那得茶喫一口也好。却有一個便指着車子說。你可望梅止渴麼。太祖便從車中取百十個梅子送與四五個喫。說道。塗中少盡寸情。那些人那裡肯受。太祖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便收了罷。再三送去。他們勉強收了。就將梅子勻勻的分做五處。各人遜受一處。便問太祖行徑。太祖一直說。這也是天結的緣。該在此處相逢。太祖也問他們姓名。只見一個最年紀小的。便指說。這一個是我們鄧大哥。單名喚鄧愈。從

來舞得好長鎗人因稱他有四句口號說

丈八龍蛇繞法身

追風趕月鄧天真

有朝遇主成鴻烈

月燕騰空危宿精

又指一個道這是我們湯大哥。單名叫作湯和。自幼兒慣舞兩把濶斧。也有四句口號稱讚他說。

抖擻精神誰敢當

雙輪月斧煞光芒

功名姓字標藝鼎

昂宿羅神湯大郎

側身扯過一個說。這個是我們郭大哥。單名郭英。七八歲兒。看見五臺山和尚在此抄化。那和尚使一條花棍。如虹如電一般。郭大哥便從他學這棍法。而今力量甚大。用熟一條鉄棍。那裏敢近他人。也有四句口號兒稱讚。

通天猿臂水參星

想是汾陽復耀靈

一棍平成天地烈

喜看到處勒勳銘

一駿兒正說得好。忽起一陣怪風。那風拔樹颺沙。對面不識去路。這四五個人都扯了太祖說。我們且到家裏一避惡風。待等過了。你推車上路何如。太祖說。邂逅之間。豈敢打攪。這四五個人說。不必過謙。只見那後生先把太祖的梅車。已是推去了。口叫說。你們同到我家來。正是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不知太祖此去何如。

英烈一卷終



繡像京本雲合奇踪玉茗英烈全傳卷二

稽山徐渭文長甫編

第七回

叛霜梅風留龍駕

列宿乘風載酒來

水邊曲榭石邊臺

英雄志合三生座

魚水情投數舉杯

竹影聚牕疑鳳下

颶風吼樹儼龍回

知君各抱凌霄志

此地天教會俊才

却說那後生。趁着大風。先把太祖的梅車。如飛似水推着。口裏叫道。你們都到我家權避。一回再作區處。這些衆人也把太祖扯了就走。不上半里。就到那後生家裏。後生便將車子推進。叫道。阿哥。我邀得義兄弟們到家避風。又有一個客人也到此。你

可出來相見。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那後生說：「這是家兄太祖因與衆人一一分資坐了。那後生說道：「方纔大風路上不曾通得姓名完備。因指着郭英肩上一個說：「他姓郭便是郭六哥同宗。雙名郭子興。專使得一把點鉄鋼。又一向在神聚營十八萬禁軍中做個教師。因見世道不寧。回家保護這些人。也有幾句讚他說。」

山又獨立逞英雄

儼似神虺吐舌時

萬馬爭先誰抵敵

翌星化下火蛇兒

我小可姓吳名楨。家兄名良。原是廬州合肥人家。兄也能使兩條鉄鞭。鞭約三十餘斤。人見他運得百般閃爍。因也有幾句口

號。

雙鞭挺豎如羊角

轉電乘風人莫覺

想從天降鬼金羊

生向人間搖海嶽

太祖便問長兄方纔在柳陰下也逞威風幸得注目看這兩把長劍每把也約有八尺餘長長兄舞得如花輪兒一般空中只見劍不見身這方法從那裏學來真是奇怪罕有畢竟也有人讚歎願聞願聞吳楨說小可年冲力少那能如得這幾位義兄所以人也沒有題咏只見鄧愈對太祖說這個義弟的劍法向者從雲中看見兩條白龍相鬪別人都躲過了不敢看他他偏看得十分清潔自後便把劍來舞動幾次有俠客在此較量再沒有一個勝得他的人人都說道此是鬼神所授便也有幾句詩讚他

劍術匪從人世有

恍若雙龍雙觸首

天生名世翊真君

井星木犴符陽九

舞動光芒躍躍飛

上清霄漢掃邪輝

轉斗迴星憑肘腋

八方隨處壯神威

太祖應聲說果是列位的武藝高強這些吟咏的都一一名稱其實。但而今混亂世界。只恐怕埋沒了列位英雄。四五個都說。正是如此。前者望氣的說。金陵有天子氣。我輩正在此打探。約同去投納。至今未有下落。只見昨日。有一個道人。戴着個鉄冠。在此叫來叫去。說明日真命天子從此經過。你們好漢。須要識得。不要當面錯過。我們兄弟。所以今日清晨在此候了。直至如今。更不見有人來往。正說時。只見吳良吳植托出一盤馔飯來。

扯開桌子說且請酌三杯。太祖便起身告辭。吳良兄弟說那有此理。今日相逢也是前生緣分。况外面惡風甚緊。略請少停待風寂好行。這些義兄弟也說借花獻佛。尊客還請坐。太祖只得坐了。酒至數巡。風越大了。天色漸漸將晚。吳楨開口說尊客今日不如在此荒宿一宵。明早風息方纔可行。太祖說在此攪擾已覺難當。况說個宿。眾人又一齊說。卽今日色又將西落。此處直過五六十里。方有人家。我們衆兄弟都各將一壺一葷來。以伸寸敬。便明早去罷。太祖見他們十分懇懇。且想此去若無人。家何處歇脚。便說既然承教。豈敢過辭。但是十分打攬說話之間。這些兄弟們不多時。俱各整頓七八品果葷來。羅列了四五桌。攬頭聚面。都來恭敬着太祖。太祖一一酬飲了十數杯。不覺

微醺。便說酒力不堪。少容懋息片時。再起來奉擾。吳楨便舉燭照著太祖轉灣摸角。到一個清淨的書房。說請少息。頃間便來再請。便反手關了房門去了。太祖擡頭一看。真是清香爽朗。竟成別一洞天。和衣睡倒不題。却說湯和開口對弟兄說。列位看這梅子客人。生得何如。眾人都說。此人相貌異常。後來必有好處。湯和顛頭說。昨日的道人。也來得希奇。莫不應在此人身上。正說間。只見外面多人簇擁進來說。吳家後面書房火起了。眾人流水跑到後面。看不見响動。止見一片紅光。罩着書房。多人也都散了。湯和說。此事不必疑矣。我們六弟兄。不如乘此夜間。請他出來。拜從他。爲後日相倚。何如。六個人一齊走到書房。太祖也却好醒來。六人低首便拜。太祖措手不及。流水扶將起來。

他六個把心中事說了一遍。太祖說：「我也有志於此。」因說起投  
丹舅郭光卿事情。是夜連太祖七個都在書房中歌了。次早天  
清氣朗。太祖作謝了衆人起身。他們六個說：「我們都送一程。」路  
途中說說笑笑。衆兄弟輪流把梅車推趕。將近下午。已到了那  
金陵地方。徧行瘟疫。烏梅湯服之即愈。因此梅子大貴。不多時  
都盡行發完。已獲大利。太祖對六人說：「我欲往武當。送君千里  
終須一別。列位且各回家。待我轉來。再作區處。」衆人說：「我們也  
都往武當走遭。」是日登船渡江。不數日。同到武當。燒了香。回到  
店中。與六弟兄買酒。正喫間。忽有人來說：「滁州陳也先在此戲  
臺上比試。」太祖說：「我們也去看看。」只見陳也先身長丈八。狀貌  
堂堂。在戲臺上說：「我年年在此演武。天下的英雄不敢有比試。」

的。倘贏得我的。輸銀一千兩。太祖大怒。便湧身跳上臺來說。我  
 便與你比比何如。兩人交手。各使了幾路有名的拳法。也先欺  
 着太祖。身材小巧。趁着太祖將身一低。便一跳。將兩腳立在太  
 祖肩幫上。喝采道。這個喚做金雞獨立形。衆人也喝采。太祖趁  
 勢。却把肩幫一竦。把兩手扭緊了。也先的脚在臺上漩了百十  
 遭。喝聲道。咤把也先從臺上空中丟下來。叫說。這個喚做大鵬  
 攪海勢。衆人喊笑如雷。也先懷羞。連呼步兵數百人。一齊湧過  
 動手。太祖跳下臺。望東便走。也先隨後飛也趕來。只見鄧愈湯  
 和在左邊。郭子興吳良在右邊。兩邊迎着喊殺。吳楨郭英又保  
 着太祖先走。也先併數百步兵。力怯而逃。四人也不追趕。天晚  
 走進一個玄帝廟後殿歇息。一更左右。只聽得前邊草殿鼓樂



噎天。太祖同衆探望。却正是陳也先飲酒散悶。太祖大怒。四下  
放起火來。焚了這草殿。也先逃去了。不題。太祖正睡間。只見一  
個青衣童子。同兩個金甲將軍。說請陛下上殿說話。太祖看時。  
却正是北極玄天上帝。上下賓主而坐。玄帝說。蚤來承君賜香。  
多感多謝。太祖也不作聲。玄帝又說。此去以後。正是皇帝發跡  
之年。小神自當效力保護。但今日爲陳也先皇帝燒燬了。小神  
修行草殿。今後不便安身。奈何。奈何。太祖對說。他日我得一統  
山河。四海昇平。卽當造一座金殿。卽今武當山金殿是也。供奉神聖。茶罷  
而別。醒來却是一夢。次日太祖與衆人離了武當。逕回金陵。只  
見塗中一人口裏問說。足下莫非武當山臺上比試的豪傑麼。  
太祖便應說不敢。那人卽同三個人攔路就拜。太祖慌忙扶起。

問他來見原由。正是：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楨幹捧明君。

第八回

郭卿起義滁陽

寶劍金鏊敢自韜

同來義結着征袍

祇緣明主稱龍見

難避時人識鳳毛

冠服進賢聲振日

箭橫大羽氣凌濤

只今歌管歡無極

謾吐新詞醉濁醪

却說太祖同眾人路取金陵而回。却有一個人領着三個聞說。是武當山比試的朱公子攔路便拜。太祖連忙扶起。看那人一表身材。年紀止約有十五六歲。便問尊姓大名。那人對說。小可姓花名雲。從小兒學得一條標鎗。也要圖些事業。因見足下臺上本事。且一毫沒有矜誇之色。後來必大有為。因同這三個結

噎天太祖同衆探望。却是陳也先飲酒散悶。太祖大怒。四下  
放起火來。焚了這草殿。也先逃去了。不題。太祖正睡間。只見一  
個青衣童子。同兩個金甲將軍說。請陛下上殿說話。太祖看時。  
却是北極玄天上帝。上下賓主而坐。玄帝說。蚤來承君賜香。  
多感多謝。太祖也不作聲。玄帝又說。此去以後。正是皇帝發跡  
之年。小神自當效力保護。但今日爲陳也先皇帝燒燬了。小神  
修行草殿。今後不便安身。奈何。奈何。太祖對說。他日我得一統  
山河。四海昇平。卽當造一座金殿。卽今武當山金殿是也。供奉神聖。茶罷  
而別。醒來却是一夢。次日太祖與衆人離了武當。逕回金陵。只  
見塗中一人口裏問說。陛下莫非武當山臺上比試的豪傑麼。  
太祖便息說不敢。那人卽同三個人攔路就拜。太祖慌忙扶起。

問他來見原由。正是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楨幹捧明君。

第八回 郭光卿起義滁陽

寶劍金鏊敢自韜。同來義結着征袍。

山阿祗緣明主稱龍見。難避時人識鳳毛。

冠服進賢聲振日。箭橫大羽氣凌濤。

只今歌管歡無極。謾吐新詞醉濁醪。

却說太祖同眾人路取金陵而回。却有一個人領着三個。聞說

是武當山比試的朱公子。攔路便拜。太祖連忙扶起。看那人一

表身材。年紀止約有十五六歲。便問尊姓大名。那人對說。小可

姓花名雲。從小兒學得一條標鎗。也要圖些事業。因見足下臺

上本事。且一毫沒有矜誇之色。後來必大有為。因同這三個結

義兄弟。華雲龍。顧時。趙繼祖。來投。伏乞不拒。太祖不勝之喜。領  
四個見了鄧湯等衆。共到滁州。只見娘舅郭光卿已在家中。甚  
比常時不同。太祖便問說。娘舅何以遽然顯赫。光卿對說。自那  
日壞了公人。不敢回家。逕到淮東安豐。投順了紅巾劉福通。他  
見我形表異常。因與兵一萬。掠淮西一帶郡縣。誰知兵到濠州。  
守將孫德崖聞風投降。我因進城招募豪傑。如今却好回來看  
看家眷。不知賢甥身邊。爲何也有這多人歸附。太祖也六一把  
事情說了一遍。因勸娘舅。何不去了紅巾。自立王號。光卿依了。  
太祖自稱做滁陽王。令部下去了紅巾。以太祖爲神策上將軍。  
便把所育的女兒。原姓馬氏。配與太祖。太祖因感馬氏懷餅前  
情。遂而允諾。又立一個招賢館。把太祖招集天下英雄。却說劉

福通聞了這個消息。便着人來問。何以去了紅巾。稱了王號。太祖對來人說。方今天下。豪傑四起。各據一方。不必相問。若日後你們有厄。我當與你解圍。以報起兵之誼。那人回覆不題。太祖在館。日夕招納四方英俊。却已是至正十三年。忽一日。兩個人走進館來拜說。小可是定遠人。姓丁名德興。這個濠州人。姓趙名德勝。聞名公聲名。願歸麾下。太祖看那丁得興。面如黑棗。眼若金鈴。穿一領皂羅袍。立在旁。却是光黑漆的。庭柱杖一條。生鉄棍靠。在後。渾如久不掃的烟爨。真個是黑。夜叉。來人間布令。鉄哥哥。到世上追魂。太祖因喚他做黑丁。那個趙德勝。膂力異常。魁梧出衆。馬上使一條花槊。運動如飛。百發百中。村勇當先。太祖也命他爲前鋒。

丁德興又對太祖說我們定遠有一個喚做李善長此人足智多謀潛心博古當初他的母親懷着他時夢見一個緋袍的神說道不久該真龍出世我特把洞明左輔星君為汝之子長來做第一位文臣輔佐他後邊生下此子聰明穎異人因有幾句口號稱讚他

頭角生來異

聰明分外奇

一清蘭蕙色

無量運籌知

博學稱文府

宏裁裕武規

洞明來輔世

真是帝王師

又有兄弟二人一個喚做馮國用一個喚做馮國勝他兩人一母所生那母親懷國用時夢見孛星墮入懷中因而坐產後來

懷那國勝晚來忽入園中閒步。却見一個文麀。頸上挂一條柳圈。只顧在他母親的面前走來走去。將至日暮。竟便撞入在他母親衣內。再不見了。便不覺肚痛。生出這國勝來。身上毫毛。都似文麀的顏色。從幼只喜歡柳樹。人就說他。必是柳土獐下降。他弟兄武藝高強。人也有稱讚他的詩句。

好個大兒馮國用

水亭呈祥應世重

小兒國勝柳獐精

更是奇豪兄弟兵

德門積蔭還幾許

天產麒麟雙與汝

伯氏吹壘仲氏篋

忽朝天上聲名馳

隻互取耿掛北極

方是男兒得志時

明公若好賢禮士德興當去招他太祖說我一向聞李公的名。



正愁無門可去。通個信息你當去走一遭。若馮家兄弟同來更好。德興出館而去。不一日請他們三個到館中。見了太祖。太祖下階迎接。說話之間。句句奇拔。馮家兄弟亦各英偉。因說果然名下無虛。遂拜善長爲參謀。馮家兄弟俱托腹心之任。正說話間。只見外甥李文忠姪兒朱文正領着三個人進來。太祖歷歷說了別來的事務。便指道。這三位是誰。文忠等說。我們路上正走不意撞着他父子二人。父親喚做耿再斌。令郎喚做耿炳文。俱膂力超人。路中商量無人引進。故我們因帶他來。這位姓孫名炎。字伯容。金陵句容人。一足雖跛。無書不讀。善於詩歌。向有文學之名。今亦願在府中做個幕賓。太祖大笑道。今日之會。叔姪甥舅。文學干戈。都爲畢集。亦是大快事。席間便問李善長說。

我欲立一員大將。統設軍機。未知何人可用。李善長云。昔漢高祖問蕭何說誰人可將。蕭何對說。周勃敦厚少智。灌英愛欲不。明。樊噲勇而無材。王陵氣小不大。凡為大將者。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國君好賢。賢才必至。高祖因聘募天下豪傑。不上兩月。韓信棄楚投漢。遂設壇拜他為天下掌兵都元帥。後來撫有漢祚。今欲求大將。庶幾一人可當此任。太祖問說是誰。善長說。濠州城外永豐縣有一人。姓徐。名達。字國顯。祖貫鳳陽人。精通韜略。名振鄉關。母親生他之夕。合鄉老少望見北斗。右弼星光。竟從他家瓦上墜下。豁喇喇如霹靂一聲。滿空中如火的燄燄不息。不移時。便生下他來。如今也約有二十餘歲。他們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時常遣人來請他。說彼輩非可輔之人。堅意守已。

待時而出。常說帝星自在本郡。我豈遠適他人。若得此人。大事可成。太祖說。煩公就與我招來。何如。李善長說。昔湯聘伊尹。文王訪呂尚。漢得張良。光武求子陵。蜀主三顧諸葛。苻堅任王猛。此乃下賢之效。還是明公自去迎他。纔是。太祖次日。因去對滁陽王說道。麾下雖有數萬甲兵。惜無大將。今李善長荐舉徐達。特請命。欲與李善長親去請他。滁陽王依允。太祖卽同善長策馬去請。未知來否。正是欲圖一統山河業。先覓麒麟閣上人。

第九回

訪徐達禮賢下士

上客相過鵲亂喧

萍蹤初合契無言

神龍一代名偏重

附鳳千年道自尊

熏琴謾弄樓中調

瑤劍應寒滁上魂

從此台星多廟算

直堪杯酒定乾坤

却說太祖同李善長辭了滁陽王。前至永豐鄉。太祖遂屯了軍。傳令不許擾動居民。兩人竟自下馬。步入村中。探到徐達門首。忽聽得門內將劔彈了幾下。作歌曰。

萬丈英豪氣

懷抱凌雲志

田野埋祥麟

鹽車困良驥

何年龍虎逢

甚日風雲際

文種枉奇才

卞和屈真器

揮戈定太平

仗劔施忠義

蛟龍滯淺池

虎豹居閒地

傷哉時不通

未遇真明帝

善長便向太祖說此歌就是徐達聲音太祖喜曰未見其面先聽其聲只這歌中的意思便知是個賢才善長扣門良久只見徐達自來開門太祖看了果然儀表非常又溫良又軒朗又謹密又偉奇三人共入草堂講禮分賓坐了茶罷一巡徐達問說二公何人恁事下顧善長敘出原由徐達俯謝說既蒙光召焉敢不往但未卜欲某何用太祖曰羣雄競起四海流離特請公共救生靈徐達便說欲救生靈還須掃淨羣雄統一天下但今元勢尚盛諸雄割據亦都富強以濠州一郡之兵欲成六合一統之業不亦難乎太祖說昔周得太公而紂滅漢得韓信而楚亡得賢公輩仗劔誅奸且俟有德者以係民望何慮一難徐達笑曰從來定天下者在德在強明公能以仁德爲心以不嗜殺

爲本。天下不足平也。便安慰了家屬。與太祖李善長三人並馬。竟至禮賓館中。太祖細問戰攻之術。徐達說臨陣發謀。宜隨機應變。豈有定着。但上勝以仁。中勝以智。下勝以勇。仁智勇三事。爲將者。缺一不可。太祖又問。爲國者。有小而致大。有大而反亡者。何故。徐達曰。合天理。應人心。愛衆卹物。敬老尊賢。自人樂而從之。雖小而可致大。倘奢淫暴虐。或柔而無斷。或剛而少仁。或愚昧不明。或好殺不改。未有不亡者也。太祖大喜。自後惟李善長徐達同眠共寢。次日引見滁陽王。王授以鎮撫之職。數日後。滁陽王以太祖爲元帥。徐達爲副將。趙德勝統前軍。鄧愈統後軍。耿再成統左軍。馮國用統右軍。李善長爲參謀。耿炳文爲前部先鋒。馮勝爲五軍統制。李文忠爲謀計。使率兵七萬。攻打滁

泗二州。刻日起兵。至泗州界上安營。議取泗州之計。大夫孫炎  
上前說。泗州張天佑是不才故人。其人剛直忠厚。與我甚契。願  
往泗州。說他來降。太祖分付大夫用心做事。孫炎辭了出帳。迺  
入泗州城來。見天佑兩人敘禮畢。天佑問說。仁兄何來。孫炎說  
某因放志飄流。近投滁陽王帳下。他館中有個朱明公。才德英  
明。文武兼備。龍行虎步。必大有爲。今提兵取泗州。炎知足下守  
此。特來相告。倘肯歸附。足見達權。天佑說。我也慕他。是一世之  
英。有人君之度。但我受元爵祿。背之不忠。孫炎說。今元順帝而  
居中國。淫慾不仁。退賢任佞。君棄暗投明。有何不可。天佑思量  
了一會。說。遵命。遵命。卽列儀仗鼓樂。出城迎降。孫炎先到營中。  
具說前事。便引天佑到帳中相見。太祖說。將軍來歸。真是達權。

知機之士。遂授中軍校尉。太祖引兵入城。撫恤了百姓。即留天  
佑守城。次日起兵向滁州。以花雲為先鋒。那先鋒怎生打扮。但  
見。

頭頂一個晃朗朗金盔。身披一領密密鱗鱗銀鎧。腰邊繫一條  
蠻獅錦帶。心前扣一個盤龍金環。弓弣斜挂魚囊。革錚錚弦  
鳴五色箭羽。橫裝象袋。鋼鏢鏢鏃聚三稜。坐下千里馬。白若  
飛霜。襯着九雲裘。花如映日。手中縮七八條標鎗。運將來那  
管你心窩手腕袋裏藏。六七升鉄彈。拋將去。決中着腦後胸  
前。喝一聲似霹靂捲風沙。舞幾回都鋒鏑飛劒戟。

正是花貌却如觀自在。追魂勝過大閻羅。單騎在前。恰遇着賊  
兵數千在路。那時花雲盼着後軍未到。便抖擻精神。保着太祖



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地。驚得那數千賊兵。沒一個敢爭先抵  
當。後人看到此處。讚歎不休。有詩爲証。

滁州界上顯鴻功

誰似東丘花今公

土貉萃靈天佑順

萬人頭上逞英雄

賊兵潰散。花雲因於滁州北門外屯兵。元將平章陳也先橫刀  
直殺過來。後軍左哨統制將軍郭英却好迎敵。戰了五十餘合。  
不分勝負。元陣上又閃出他兒子陳兆先與姚節高來助陣。早  
有湯和鄒愈馮勝趙德勝一齊冲殺。只聽得東南角上一枝兵  
吶喊如雷。紅旗招灼。繡帶飛翻。爲首一員坐在馬上。竟有五尺  
餘高。生得面如鐵片。鬚似鋼針。坐騎趕日黑裘驄。肩擔偃月宣  
花斧。從元兵陣後冲殺出來。此是何人來助。

室火猪星忒脅力  
出夾北  
候忽搏風生羽翼

霹空閃出輔明君  
自是鴻功開九域

殺氣橫將雲漢回  
腥膻膽落幾成灰

柳拂旌旗刀映日  
迄今麟閣像崔嵬

元兵三面受敵。陳也先大敗。不敢入城。竟棄了滁州。向北路而走。太祖鳴金收軍。駐札城外。只見那員大將。身長九尺。步到營前下拜。太祖急將手扶起。問說將軍何人。那將說小可姓胡。名大海。字通甫。泗州虹縣人。因李芝麻亂。自集義兵。護持鄉里。聞元帥德名。故來助陣納降。太祖便授他軍前統制。是日元將張玉獻出城投降。太祖入城撫民。將兵次於滁州。仍分兵取鉄佛岡寨。攻三江河口。破了張家堡。收了全椒。并大柳諸寨。因分兵

圍六合。裨將趙德勝爲流矢中了左股。血染征袍。昏暈數次。太祖親爲敷藥調治。隨令耿再成同守瓦果壘。元兵急來攻打。太祖日逐設計備敵。探知事勢稍緩。欲暫回滁州。蚤有哨馬來報。說元人又集大兵來攻滁州。耿再成對太祖說。他兵聚集而來。其勢甚大。如此如此。何如。太祖說甚好。依計而行。衆將得令。各自整點軍馬行事。耿再成率了本部人馬。自來應敵。未知勝負。何如。正是大將營中旗一豎。敵人惟有膽俱寒。

第十回 定滁和神武威揚

鐵馬連城起戰樓  
征雲殺氣擁貔貅  
肇生聖主開淮甸  
分念英雄萃泗州  
夜半鷓啼鋒鏑慘  
深秋鴈唳大刀頭

乾坤鼎沸從今定

山自清兮水自流

却說諸將各自得命。四下安頓去訖。將軍耿再成率了部伍。結束上馬。來到陣前一望。只見那元兵浩浩蕩蕩如雲如霧的來。打頭一員將。拄着先鋒旗號。不通名姓。直殺過來。耿再成見他洶湧。便也不打話。兩馬相交。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再成便沿河勒馬而走。那個先鋒乘機率了元兵。一齊趕來。再成看元兵緊趕。便緊走。慢趕便慢走。約將二十里地面。只見那柳上插着紅旗一面。趁風長搖。再成勒轉馬來。大喝一聲說。元兵陣上來送死也。喝聲未已。火炮一聲响亮。左邊衝出一標白衣。白甲。白旗。白號。當先一員大將。湯和。右邊鄧愈。右邊馮勝的人馬出來。右邊衝出那皂衣。皂甲。皂旗。皂號。當先一員大將。胡大海。左

邊趙德勝右邊趙繼祖的人馬出來把元兵截做三段那先鋒  
看勢頭不好急叫回軍那軍那裏回得及正驚之間只見後面  
城中又有赤衣赤甲赤旗赤號當先一員大將徐達左有耿炳  
文右有姚忠鼓噪而出殺得那元兵血染成河尸檀遍野那再  
成挺出夙昔威風駕着那追雲的黑馬向前把先鋒一刀取了  
首級有詩爲証

殺氣橫空下大荒  
海天雄思兩茫茫

血痕染就芙蓉水  
骸骨堆成薛荔牆

樹列旌旗千里目  
江開劍戟九迴腸

應知日鼠虛星現  
處處旗開戰勝場

元兵大敗滁州因得安駐軍糧太祖一面差人報知滁陽王會

守滁州不題。却說鉄冠道人已知太祖駐兵滁州。一日竟進帳前。說道人善相。將軍要相麼。太祖因記前者柳陰中。鄧愈六人說。叫過的道人。戴個鉄冠等話。便迎他入帳。問道。人高姓。道號道人說。我姓張。字景和。江西方外之士。將軍若聽我。我替你說。你若不聽。我說也無用。太祖說。君子問凶不問吉。正要師父直講。道人說。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圍滯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於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便是受命之日。然期也不遠。應在千日之內。但邊頭驛馬有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懼。太祖說。師父肯在此軍中。時時看看氣色。以知休咎。何如。道人說。我雖雲游天下。却也時常可來。你既有盛情。我便在此。也得自後道人。常在軍中聚會。且說滁陽王得了

捷報便留都督孫德崖駐札濠州。卽日自率兵到滁州。因命設宴與太祖稱賀。且與衆官計功行賞。畢。次日設計攻取和州。却命張天佑。耿再成。趙繼祖。姚忠。四將領兵三千爲游擊先鋒。前進。四將得令。望和州進發。直抵北門搦戰。城中元將也先帖木兒急領兵三萬迎敵。直取再成。再成舞刀鬪上五十餘合。終是元兵勢大。兩翅衝殺。朱兵奔潰。姚忠接刃復戰。恨後隊不繼。被元兵所殺。日暮。幸天佑等兵至。又大殺一場。元兵方纔敗走。再成等收兵屯於黃泥鎮。損了大將姚忠。折去兵一千餘衆。兩人憂悶說。必須元帥兵來。方好取勝。且說滁陽王聞再成等敗績。因命太祖率徐達。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來到黃泥鎮。二人見了太祖。備細說訴了一番。伏地請死。太祖大怒說。元兵旣盛。只

當堅守。取兵救應。何乃輕敵。以此敗誤。喝令斬首示衆。李善長說罪固當誅。但今用人之際。望且姑容這番。待他將功贖罪。二將叩謝出帳。太祖甚是憂惱。徐達向太祖身邊說如此如此。不怕和州不得。此事還須耿再成走一遭。太祖卽召再成同繼祖上帳。徐達便各與緘書一紙。再三叮嚀說。用心做事。再成等領計而行。徐達復喚鄧愈湯和郭英胡大海領兵二萬去大道深林中埋伏。如此行事。分遣已定。又對太祖說。末將自當領一萬兵。當先索戰。元帥宜與衆將將二萬兵殿後。次日兩軍對陣。元陣中也先帖木兒出馬說。若不早退。當以姚忠爲例。徐達說大兵壓境。爾還不識賢愚。尚自誇詡。二人舉刀對殺。元陣上張國升秃堅帖木兒混兵直殺過來。徐達觀空轉馬便走。元兵隨後。



趕來未及廿里。只見元兵探馬飛報說。我們被趙繼祖劫了寨。火燒了營帳。那也先倒戈急走。只見兩邊伏兵並起。湯和鄧愈。郭英。胡大海夾擊而來。後面太祖領了大軍。又直來攻殺也先。不敢回營。竟領兵奔至和州城邊。却見城上都是赤色旗幟。敵樓上徐達大叫說。也先帖木兒我已取此城。少報前仇。你還來怎麼。此是徐達先着耿再成假作元兵待也先。帖木兒出戰。乘夜賺開了城門。取了和州。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那也先望南逃命而走。太祖的兵正在追趕。只見當先閃出一彪兵來。勒馬橫鎗。問說來將何人。也先帖木兒說。吾乃元兵。被朱兵十分追急。若將軍救我。當有重報。那將軍大喊一聲。將身一躍。在馬上活捉了也先帖木兒。綁縛直到太祖軍前下。

馬便拜道。小可濠州懷遠人。姓常名遇春。向聞將軍仁義。特來相投。特擒元將爲進見之禮。太祖舉眼一看。真個是

豹頭猿眼。燕額虎鬚。挺一把六十斤大刀。舞得如風似電。駕

一匹捕日烏騅馬。殺來直撞橫衝。惹動了殺人心。萬馬千軍

渾如切菜。奮起那英雄志。銅牆鐵壁。倒若摧枯。黑着一片鉄

扇臉。咤一聲。那愁霸陵橋不斷。齧起兩隻銅鈴眼。睜幾睜。憂

甚虎牢關難過。飛而食肉。世罕有。封侯萬里威儀。義而有謀

天生成。拓靖乾坤品格。

讚歎未窮。有詩爲証。

懸崖削壁倚天空

隨處將軍身可通

氣爽明霞千嶂紫

威追斜日復天中

池寒夜吐蛟龍氣

林响時疑虎豹叢

忠武挺生天有意

至今人羨亢金龍

太祖說得足下棄暗投明。三生之幸也。喝令斬了也。先帖木兒屯兵城外。單車入城。撫恤合城百姓。欣天喜地。正是滁和有福仁先到。神武多謀。世莫知。是日軍中筵宴。恰報滁陽王傳命加太祖神策將軍之職。

第十一回

興隆會吳楨保駕

雄心俠骨羨魏巍

隨處英名難折磨

奸生會上浮醞醪

劍躍筵前有太阿

留戀一觴威自在

徘徊對舞氣如何

從今還想單刀會

絕勝雲長駕小艖

却說滁陽王立太祖爲神策將軍。太祖便爲各帥之主。掌文的有李善長、孫炎等。掌武的有徐達、胡大海、常遇春、花雲、鄧愈、湯和、李文忠等。共約三十餘人。却又定遠人茅成、台山人仇成來投麾下。太祖總兵和陽。與張天佑等議築和陽城郭。以爲守備之計。分限丈數。刻日完工。分兵拒守。因集衆將議。受常遇春總管之職。遇春叩頭謝說：小將初至。未有寸功。不敢受爵。乞命爲先鋒。前部開路。庶或可以自效。太祖正欲首允。忽帳下一人叫說：我來數月。尚不得爲先鋒。他有何能。敢來壓衆。太祖急看。却是胡大海。遇春怒說：主帥有命。乃敢攬越。你欺我無能。敢來比試。否。兩人各欲相逞。太祖說：君等皆我手足。今欲相爭。便似我手足交擊。有何利益。因命胡大海爲左先鋒。常遇春爲右先

鋒待後得頭功的。爲正先鋒。兩人各拜謝去。一邊令人到滁州報捷。不題。此時正是新秋節候。和陽亦喜無事。後人因有新秋詩一絕。

金風颯颯動新涼

邊塞征人怯路長

深院夜分人不寐

獨看梧影轉危牆

一日忽報濠州守備孫德崖領兵到來。太祖驚疑。與徐達說。濠州不得擅離。他來何意。多是欲分據和陽耳。不然必是濠州失守。故來歸附。且容入城。再當計之。頃刻間。德崖進城。太祖與眾將迎接。敘禮畢。因問何事到來。德崖說緣無糧草。特來就食。太祖便問如此。今令何人守之。德崖說空城無用。守他何益。太祖暗念濠城是吾等本土。如若失守。取之甚難。德崖此行是通穴。

鼠了。因他同起義兵。且自忍耐。却好滁陽王駕到。太祖將取和州原由備說一遍。王看見傍邊立着孫德崖。大驚問說：「你何不守濠州？」却在此處。德崖跪說：「爲乏糧到此就食。」王大怒說：「濠州是吾鄉土。安得輕舍？喝令推出斬首。」太祖與李善長說：「德崖之罪。雖當斬首。還望念故鄉舊帥。饒他。」這次仍令去守濠州。以贖前愆。滁陽王卽刻與兵一萬前去鎮守。分付有失。決不輕恕。德崖領命去訖。却說滁陽王未及半月。偶因驚疑成疾。太祖日視湯藥。十分狼狽。因召太祖及李善長、徐達等至榻前。說某生民間。因見元綱解墜。羣盜蜂生。吾奮臂一呼。得爾等賢能共保濠梁。希成大業。救民塗炭。不意遇此篤疾。我死不足惜。所恨羣雄未除。天下未定耳。朱將軍、仁文、英武、厚德、寬洪、爾等可共謀翊。

運以定天下。太祖頓首說。愚昧不堪承大王之志。然敢不竭力  
股肱以報厚恩。少頃目瞑。

和州境上見星飛

濠郡江邊掩義旗

而上空垂千樹柳

年年春半子規啼

太祖命軍中都易服舉哀。哀聲動地。葬於和陽城白馬岡上。衆  
人因議立太祖爲王。太祖說我等受滁陽王大恩。今尚有子在。  
可共立爲王。亦見你我不背之心。衆人都道是。遂立王子爲和  
陽王。改和州爲和陽郡。受符節統攝。王卽日封太祖爲開基侯。  
兵馬大元帥。徐達爲副。衆官加爵有差。却說孫德崖對兒子孫  
和說。滁陽旣歿。兵權該統於我。今朱君輩外挾公義。立他的兒  
子。陰竊他的威權。甚可惱恨。我當率兵以正其罪。孫和說。朱公

如此亦爲有名。况他們一班智勇足備。若與爭長。恐難得勝。不  
如在營中設起筵宴。名曰興隆會。假賀新王。請他赴會。席上須  
逼他引兵來歸。倘若見拒。就席中拿住。朱君一擒。權必歸父王  
矣。德崖大喜。卽修書遣人入和州來請。太祖正與諸將議事。却  
報德崖有書來到。卽折開口念道。都督孫德崖端肅書奉碩德  
朱公臺下。茲者恭遇新王嗣位。繼統得人。下情不勝忻忭。特於  
營中設宴。名曰興隆。欲與公共慶雍熙。翌日掃營敬候。再拜。太  
祖與李善長說。此必德崖欲統衆軍。以我輩立其子。故設酒以  
挾我耳。不去。則彼益疑。若去。須不墮其計。方好。徐達說。主帥極  
料得着。此會猶范增鴻門設宴之意。須文武兼濟的輔從。方保  
無虞。道未罷。帳前常遇春胡大海俱願隨往。太祖俱不許。吳楨



說不才。單刀隨主帥走一遭。太祖曰。公便可去。胡大海忿忿不平。太祖說。刀砧各用。鼎鑿不同。吾擇所宜而使之。次日太祖單騎獨前。吳楨一身隨後。徑至德崖營前。德崖見太祖並無甲士相隨。心中大喜。說這遭中吾計了。密令吳通說。你須如此如此。便卽出營迎朱公就席把盞。酒至數巡。德崖因說。滁陽已薨。兵權無統。以義論之。應屬不才掌管。故借此酒相煩。太祖說。先王有子繼統。兵權還該彼掌握。今都統旣欲掌時。某回城啓知和陽王。卽當請任此事。德崖大喜。孫和思量朱公才智過人。此言必詐。把眼覷着吳通。吳通持杯劔在手。說道。小將有杯劔二件。係周穆時西域獻來。名琨瑀。割玉劔。夜光常滿杯。此劔切玉如泥。這杯爲白玉之精。向天比明。水注便滿。香美且甘。稱曰靈人。

之器。小將願持杯為壽。舞劍助歡。說罷。便將杯獻在太祖面前。拔劍就舞。漸漸逼近太祖。吳植看他勢頭不好。掣開腰劍。大叫道。我劍也不弱。便飛舞過來。一劍砍去。把吳通砍做兩段。傍邊呂天壽見殺了吳通。也拔劍砍來。那吳植將身一跳。跳上二丈高。把那劍從空而下。呂天壽的頭早已滾下來。吳植殺了二人。即一手提了劍。一手搥了德崖腰帶。叫說德崖。你何故如此無禮。設計害我主帥。即須親送主帥出營。萬事全休。不然。以吳呂二人為例。德崖驚得魂飛雲表。神散天邊。便說將軍休怒。即刻送主帥策騎先行。吳植約太祖去遠。纔放了德崖的手。說。暫且放你回去。即追馬保着太祖而行。後人有詩讚歎。

興隆會上凜如霜

處吳植忒恁強

劍光寒遍奸雄胆

杯計春生酬勸觴

寨空匹馬嘶歸路

岸遠單戈引夕陽

從此山河知有定

雄名應與海天長

那德崖別後性命畢竟何如

第十二回 大善孫德崖計敗身亡

天津橋下湯春水

畢竟東流向溟海

人生聚會良苦難

天作機關又誰待

三星五星栩栩聖真

神謀鬼謀功崔嵬

試排佳晏聆新說

忘却樵樓鼓數催

却說德崖自知計敗便率精銳數千四下里從小路追趕早有

李善長傳令胡大海前來策應恰好撞着德崖便大叫道德崖

那裏走。德崖措手不及。被大海砍做肉醬。造次中逃走了孫和。大海吳楨保了太祖。入和陽衆等迎接入帳。都說主帥受了驚恐。太祖因說。若非吳楨幾乎不保。備說了會上事情。衆將皆稱吳楨真是虎將。太祖賜吳楨白金三百兩。大海白金一百兩。大海不受。但曰。主帥向曾有說。得首功者爲正先鋒。今日誅了德崖。望主帥不食前言。太祖沉吟不語。徐達說。君雖誅了德崖。尚恐爲克敵之大。若常將軍今日去。亦能成功。衆人都說。徐元帥說的極是。大海方受了賞。話分兩頭。却說巢湖水軍頭領俞廷玉有三個兒子。長名通海。次名通源。第三的名通淵。他三個俱膂力異常。在水中伏得八九個晝夜。未生他們時。他父親似夢非夢。看見一個老兒。

銀髯鶴髮。炯眼童顏。身穿着絳色五爪龍袍。脚踩着綵綉無  
憂珠履帶。一頂道扇。諸葛巾。縮一個拂塵。龍鬚帶。虛飄飄。忽  
到庭前。瑞靄靄香盈院內。

指向廷玉說。我是滁州城隍。奉玉帝聖旨。將軫水蚓。璧水榆箕。  
水豹三個水星。五年之內。節連降生你家。輔佐真龍出世。便從  
袖內取出三個彈子。大一般圓。放在掌中。紅光燭天。的物件。遞  
與廷玉的媽媽。叫將水一碗。就吞下去。拱手而別。那媽媽果然  
不出五年。連生下三個兒子。大的通海。慣耍一個流星鎚。索長  
三丈。轉轉摺摺。當着他粉身碎骨。人便有四句口號。

一個金鎚忒煞精。

飛來飛去耀神明。

忽朝水底轟雷振。

攪得蛟龍夢不成。

那次子通源使一條鉄鎗。鏗鏘有聲。小時忽下江中洗澡。陡然雲雨四合。水中只見癩頭鼉。開了大口。竟來吞他。他手中更無別物。却打一個沒頭坛。直至水底。摸着四五尺長一塊条石。他便担在肩背上。一步步踏上水來。那癩頭鼉正橫開四爪。搶到面前。通源哈咤一聲。將那石竟砍過去。誰知那鼉的頭頸仰得壁直。湊着石上頑鋒。竟做兩段。滿江中都是血水。岸上人不知通源在水中。與鼉交戰。只見滿江通紅。驚得沒做理會。歇了半個時辰。通源慢慢地將鼉從水中拖到沙邊。便把身跳上了岸。拿條索子縛了鼉脚。叫岸上人拽鼉上去。那岸上張三李四王二沈六等。十來個那裡拽得動。通源說。你們好自在貨兒。只好吃安耽飯。這些兒便拽不起。從新自來把那鼉如拾芥一般提

上岸去。那些閑漢說俞二官人。活的都砍了。我們死的都牽不動。却也可笑。便也有個吳歌兒。歌他。

江中忽起一條龍。閃爍風雷雲雨翻。却遇通源水底石。魂在天邊血在源。龍也窟。窟也窟。我們十來個扛勿動。被他一人一手便來牽。真個是壁水獮星來出世。天旋地轉氣軒軒。

還有那第三個通淵。越發了得。每手用一把摺疊非邊刀。那刀掣開來。二丈之內。令人斫身不得。曾到江邊。金龍四大王廟中賽神。那廟前路臺上。原鑄有鉄鑪一爭。有等閒不過的說。這等東西。又無關紐。又無把柄。有人捧得動。輸與銀子十兩。那通源時止。一十四歲。心裏想道。這些兒担不動。恰終日舞燈草過日子。走到廟中虔誠完了神愿。正好出來臺上燒紙。只見十五六

個好漢來擡那爐。都也擡不動。通淵竟要來拿。看了他們行徑。又恐怕掇不動時。反被恥笑。仔細思量。必竟有斤兩數目。鑄在上面。近前看得分明。又走過去想道。只是一千斤。該托也托得起。便走到後殿。先把別樣試試看。擡頭一望。却有兩個大石獅子。在後邊甬道上。石闌干邊。悄悄的脫下道袍。趁人不見。把左邊獅子一托。便托在左手裏。顛上幾顛。說道。約有千斤。還多些。輕輕的便安在地下。再往右邊獅子也托一托看。正托在右手。上估斤估兩。未及放手。只見一個人大叫道。前殿二三十人。弄不得一個香爐。這兪三官十四五歲一個兒。把石獅子顛來顛去。你們好不羞殺。道由未了。這些閑漢都趕來看。通淵只不作聲。把那獅子連忙放在地下。穿上道袍。望山門外走去。這些人



說我們有眼不識泰山。俞三官你何故不做個把勢。我們看看那些  
人攔了。又阻。阻了。又攔。恰好父親俞廷玉走到。說三兒你何故  
被這些人阻攔。通淵說。我自後殿把石獅子托托要子。不知他們  
何意攔阻。那些人便向他父親備說了原故。廷玉便開口說。既如此。  
你便撥撥。把他們看看何妨。通淵被父親勸不過。只得走向殿前。  
把隻手托了銖香爐。便下路臺。那些人喝采如雷似振。通淵恰又  
托上路臺。如此三遍。輕輕的放在臺下。便走。恰說管廟的長老  
埋怨眾人說。俞三官又去了。這爐又不放在臺上。如之奈何。那些  
人說。不打緊。我們幾十人包擡齊整。還你。吶喊一聲。齊將手來擡。  
誰知是糊泥。這爐越擡越陷下去了。幾十人說。求求張良拜拜  
韓信。還須到俞宅勞小官人走一遭。

這些衆人說說笑笑。走到俞宅見了俞媽媽。說了原故。媽媽笑道。這個小官倒會耍人。勞你們遠遠的來來接他。方纔他到後園舞刀去了。你們可到後面見他。他決然肯去。衆人來到後園。懇求通淵。只是個笑。也不應他們。大步到廟。仍將手托起香爐。放端正了。驚動得合州縣人。那個不敬他。人也編個歌兒喝采。他說。

俞家又生個小熊羆呀。忒也希奇呀。手托千斤奇。  
打希希打奇。甚差池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顯靈說是個。  
箕水豹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佛前獅子希打奇。奇打希。  
任施爲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

他父親做個頭領。并三個兒子。率副將廖永安。廖永忠。張德興。

桑世傑華高趙庸趙麟等初世  
所殺廬州左君弼便以書招降廷玉等一班水軍廷玉等諒君  
弼不是遠大之器不肯投納君弼因統兵來攻廷玉等累戰不  
利受困在湖中因集眾將圖個保全之計俞通海說今江淮豪  
傑甚多不如擇有德者附他庶或來救不爲奸邪所害廖永忠  
便說徐壽輝張士誠劉福通陳有定方谷珍明玉珍周伯顏田  
豐李武翟武皆是比肩分據的趙庸說此輩俱貪欲嗜殺鼠竊  
狗偷之徒怎得成事我說一人你們肯從麼不知此人是誰正  
是知君多意氣仗劍且相投。

第十三回 牛渚渡元兵大敗

誰言水火煞無情

也去當場盟聖明

援危初振巢湖旅

德意還看寧海行

水漲巍橋舟忽過

火騰烈燄艘須傾

應知天上真龍出

是處縱橫神鬼驚

却說俞廷玉問諸將誰處可投。廖永忠數出多人，俱是貪財好色的。那裏是英雄出世之主。趙庸說：我聞和陽朱公仁德無雙，英才蓋世，且將勇兵強。若是投他，他必來救應。方解此危。諸君以爲何如？衆人齊聲道：好。因作書遣人求救。不題。且說太祖一日與諸將會議，說此處雖得暫駐，然居羣雄肘腋，非用武之場。必擇勝地方可攻守。馮國用說：我看金陵乃龍盤虎踞，真聖王之都。愿先取金陵以固根本。太祖對說：我意亦欲如此。但濟大江必須舟楫，且錢糧不濟，奈何。正商議間，忽報巢湖俞廷玉等

遣人來見太祖折開書看說

巢湖首將俞廷玉并男通海通源通淵裨將廖永忠永安張  
德興桑世傑華高趙庸趙馘等書呈朱主帥臺下玉等向集  
湖濱久聞仁德冀居麾下不意左君弼累以書招恨玉不從  
率兵圍困廷玉等敢奉尺書上干天威倘振一旅以全萬人  
所有戰艦千餘水兵萬數資儲器械畢獻轅門以憑揮令誓  
當捐軀報答伏惟台亮

太祖得書與諸將會議李善長說向聞他們爲水軍驍騎今危  
急來歸若以兵去援必效死力且藉之以取金陵此天所以資  
主帥也太祖因召使者到帳下問他姓名說姓韓名成太祖說  
卽日發兵汝可爲向道留李善長李文忠等守和陽總軍務率

徐達胡大海趙德勝等領兵四萬直抵桐城進巢湖口。君弼因太祖兵到逃去。俞廷玉迎太祖入寨。備陳歸順無繇。蒙提師遠救。恩實再生。太祖慰恤倍至。駐兵三日。主將連衆人收到和陽。忽報左君弼勾引池州賊趙普勝一枝兵截住桐城關。一枝兵截住黃墩關。又引元將蠻子海牙領兵十萬扎住江口。勢不可當。太祖大驚。因上水寨登敵樓觀。看果見兵寨數里旌旗蔽天。金鼓雷振。太祖顧徐達曰。此君弼調虎離山之計。引我入湖。頓兵圍繞。奈何奈何。胡大海說。主帥勿憂。主帥可領衆將壓陣。臣願當先。只此斧可破賊兵之圍。太祖說。不然。賊兵勢重。你我縱可冲陣而出。部下兵卒何辜。還宜再計良策。徐達說。必須一人密從水中上和陽調取救兵。內外夾攻。方能出去。只見韓成說。

裨蔣願往。太祖卽修書付與分付速來。毋得誤事。韓成出了水寨。抄巢湖口入江。從牛渚渡河。在水中三日。夜方得上岸。直抵和陽。見了和陽王。遞了太祖上的書。李善長說。卽須發兵去救。傳令鄧愈爲正元帥。湯和爲副帥。郭英爲參謀。常遇春爲先鋒。耿炳文爲掠陣使。吳良。吳楨。花雲。華雲。龍耿。再成。陸仲亨。皆隨軍聽用。率兵五萬前進。其餘將佐與朱文剛。朱文遜。朱文英。率兵保守。和陽衆將領兵至江口。恰與蠻子海牙對陣。鄧愈列陣向前。蠻子海牙急令番將二十員迎敵。尚未及前。先鋒常遇春挺鎗奮擊。元兵陣上就如摧枯拉朽。那個敢當。鄧愈等催兵併殺。蠻子海牙大敗。遂過了牛渚渡。各部將士都去收拾元兵所棄馬匹。器械糧草輜重。止有湯和使帳下兵卒只飲沿岸一帶。

蘆葦菱草用繩索一一縛成網來共約有千餘担。常遇春問說要他何用。湯和對說。夜間亦可備明。那時拘集船隻。其將一千有餘。鄧愈便令分爲五隊。鄧愈居中。湯和居左。郭英居見。耿炳文壓後。常遇春當先。齊往巢湖進發。哨子哨知信息。報與趙普。勝。普勝遂與左君弼說。你可領兵當俞廷玉輩內冲。我當領兵拒常遇春等外患。君弼自整齊船隻。截住桐城。開不題。普勝領了大船五百隻。排開陣勢。遇春便挺鎗來殺。兩下交兵。正是。

浪疊千層龍噴海

風生萬壑虎吟山

却恨那普勝的戰船高大。又從上流亂把石砲打來。苗葉鎗替那箭如雨點的飛來飛去。朱兵船小。又無遮蔽。不能前進。常先鋒正在煩惱。只見湯和領着十數隻半中樣大船。船上皆把牛



皮張定。那些箭石雖然來得猛密，粘着軟皮都下水去了。每船上用水手五十人，齊把那蘆葦、茅草點着，恰遇西北風吹得十分緊急，湯和便叫衆軍放火。那趙普勝的船都是篾簾竹篷，引火之物。朱兵火箭、火炮、飛星放去，便燒起來。風又大火，又緊，咕啾啾把那船二百餘隻，不過兩個時辰，焚燬殆盡。這邊衆將乘火奮擊賊兵，大亂。那普勝只得駕小艇向西北上逃走。常遇春恰從上流趕來，大喝一聲，把他的兄弟趙全勝一刀砍落水內。普勝棄命的搖艇，徑投蕪州徐壽輝去了。鄧愈叫鳴金收軍，共獲戰船七百餘隻，刀杖器械不計其數。鄧愈說今日之捷，是湯鼎臣居首。鼎臣是湯和表字湯和拱手說：「此是朱主師天威，衆將虎力與和何與？」常遇春說：「我早來見湯公，命軍束草只說備朔，豈

知有此大用。公何不早言之。湯和說道：機謀少泄，恐反不成。衆將都稱善。鄧愈說：兵貴神速，乘此長驅，俾左君弼無備，一鼓可擒也。便都卽刻解舟，順流而下。此時太祖被困日久，苦無出圍之計。只見哨子來報：湯和等連破海牙、普勝等寨，已將至桐城關了。太祖大喜，卽同衆將登敵樓觀望。果然西北上大隊人馬殺來。太祖分付說：我們便可裡面冲殺出去。當下徐達、趙德勝、胡大海共領兵五萬，大小船約二千零四百餘隻，刻成隊伍，竟冲出來。喜得左君弼船大不利，進退。趙德勝便以小舡對戰，操縱如飛。廖永安又遙出其後，兩下夾擊。君弼大敗，永安直追至雍家城下。柰賊黨蕭羅率衆捨命而來，箭石如飛，蝗雪片。那永安鼻中中了冷箭，便叫云：大小三軍，更宜努力，將身跳出舡頭。

死力督戰便活捉了蕭羅過舡。敵人不戰而逃。却說鄧愈所統大兵未得入江。太祖舡隻尙擁溪內。彼此都無策可施。恰好大雨連落十日。看那水勢滔天。廖永安喜說乘勢越山可渡。中間有一條大澗。斷開山嶺。山脊上有潯陽橋。這些小舡盡皆過澗。太祖所坐戰艦正憂難過。領欲棄舟另坐別船。永安兩喊一聲說。聖天子百神護衛。橋神自有效靈。只見那舡倏忽間烏雲繞轉。如飛從洞裡穿過。一毫不差些須。遂入大江。與湯和等相會。太祖備說了被困的事。且慰勞諸將遠征。分付筵宴稱慶。就與新來諸將相叙。

第十四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憑凌秋色石崔嵬

獨上雄呼猛似雷

水濶魚龍應變化

江空星月任徘徊

任將殺氣隨潮滾

還喜賡歌傾玉巵

目茲江海朝宗後

何處桑田復草萊

却說太祖出得湖口。與水陸衆將聚畢。自此大將步將騎將先鋒將水將都已雲集。便留步軍一萬戰艇五百。與俞通海廖永安二將。在牛渚渡扎營操演。其餘將士盡隨至和陽。正轍敲金鏡响。齊唱凱歌聲。不一日來至和陽。因欲提兵過江取金陵。爲建都之計。和陽王依議。留朱文正朱文遜朱文剛朱文英趙繼祖顧時金朝興吳復等統兵一萬保守和陽。其餘人馬俱隨太祖。卽日引舟東下。向江口進發。恰喜江風大順。征帆飽拽。頃刻到牛渚渡。俞廖二將迎接說。蠻子海牙扎兵南岸采石磯阻截。

要路。勢甚猖獗。如之奈何。徐達說兵貴神速。乘此順風。明月馳行。猝然而至。彼必措手不及。遂分兵。舡爲三路。太祖居中隊。領戰舡七百隻。郭英爲先鋒。徐達居左隊。也領戰舡七百隻。胡大海爲先鋒。李善長居右隊。也領戰舡七百隻。常遇春爲先鋒。淹旗息鼓。那時月明風順。水溜江深。這船如飛也。馳驟比至五更。竟到采石磯。元兵哨馬報知蠻子海牙。他便挈兵而待。那磯上刀鎗麻列。旗幟雲屯。水上戰舡如織。兩軍相去不及三丈。便擺開陣勢。郭英領長鎗手奮勇爭先。將及上磯。誰想上面夕石星飛雨灑將來。士卒多傷。不能前進。太祖傳令胡大海。常遇春說。二公先鋒。定在今日。有先登采石磯者。卽爲正先鋒。大海大喜。意在必克。率衆向前。誰想岸上砲弩較先更急。大海力不能支。

遇春乘快舡後至。便領防牌。神鎗手奮力冲至磯下。元兵見朱兵近岸。砲箭如飛蝗的來。防牌也不得遮。神鎗也無可用。眾兵亦欲退後。遇春大喝道。取不得采石磯。誓不旋師。便捨舟防牌。挺鎗先登。那磯在水面上約高二丈有餘。磯上元將老星卜喇。正用長矛戳下。遇春使用右手拿定防牌。護了矢石。把左手便捏住矛桿。就勢大叫一聲。從空直跳而上。就撇了防牌。將鎗刺了老星卜喇。三隊軍士看見遇春登岸。各催兵鼓噪而登。元兵披靡奔走。死者不可勝數。蠻子海牙收些殘兵。退駐西南方山。太祖就於采石磯安營。眾將各各獻功。太祖便說常將軍奮勇爭先。萬將莫敵。攻克采石磯。特拜爲正先鋒。遇春叩謝。惟胡大海有不平之色。太祖又說此舉非獨崇獎遇春。正以激勵諸將。

大海氣如平妥是夕屯兵磯上。正值新秋。月色如畫。衆將各歸本帳。惟徐達李善長馮國用孫炎在麾下共玩明月。太祖對衆官說。清風明月真好良宵。恨無佳句以酬之。吾欲勉強一律。諸公勿哂。衆等說願聞佳句。太祖遂微吟一首。李善長執筆書之。

素月澄澄斗轉移

銀河一派徹東西

風隨鼓出爭先應

鳥避旌旗不敢啼

志若明蟾清絕翳

心同碧海靜無私

雄師夜宿同英武

氣槩森森采石磯

太祖詩畢。徐達躬身說。小將不才願和一律。

氣吐虹霓志不移

長驅甲士掃東西

金戈渡水月還正

鐵馬升關鷄不啼

常憶君恩圖委質

只全公道不容私

安民共剪羣雄亂

管取乾坤穩似磯

馮國用說。小將亦有一律。

節同辰極豈差移

水漸東流月漸西

細柳功成勞王敬

逍遙名震止兒啼

銀河有水難施渡

玉鑑無塵不染私

壯士勤王懷寶劍

肯隨慵懶伴漁磯

李善長說謔陋微才。亦圖繼哂

水月澄清山不移

任教萬物轉東西

春來槐柳黃鶯語

秋夜梧桐杜宇啼

金屋榮華應有定

玉堂編纂信無私



今宵幸際明良會  
月下賡歌采石磯

孫炎亦說樛蒲之資亦敢效顰

懷抱忠貞豈變移  
平生志貫斗牛西

筆揮花月妖狐泣  
劍擊山溪虎豹啼

報國赤心應有節  
懸空旭日自無私

清風一掃烟塵淨  
萬里山河穩若磯

太祖評說徐元師氣魄雄壯真是將才馮將軍英武尚氣可見

忠良孫大夫見蓋節效忠之忱皆不如李公清肅謹厚有調和

鼎鼐之氣李善長說主帥包羅一統含容萬物卽此詩可知俯

視諸詩不啻天淵是夕盡歡而散次早拔寨直抵太平城下郡

將吳昇聞知便開西門納降太祖說久聞汝是江左名賢今日

相諧猶恨晚也。卽擢爲總管昇脩。伏謝說。主帥如果恤民撫士。何征不服。太祖遂命善長揭榜通衢。嚴禁將士剽剝。城中肅清。便進城撫恤士民。恰有元平章李習率衆來見。習本漢人博通經術。看得元綱不振。特來投見太祖說。太平誰是賢才。李習對說。有一人姓郭。名景祥。又一人姓陶。名安。字立敬。少年敏悟。才分囉哩。隣近有個土地廟。前通大河。後通深巷。神明極靈。那廟祝先一夜夢見土地對他說。明日河中有。一件異樣的事。其中有一人。是紫炁星下降。不久便當輔佐真主安邦立國。你可十分恭敬。便留他在廟中攻書。不可有悞。次日廟祝絕早起來。呆呆的等到日中。也無人來。也無異樣的事。廟祝對衆僧說。大分是個春夢。正說間。只望見對岸十數個小孩兒。止約有十來歲。

在那大樹下。越着晴明。猜三角五番筋斗。疊灰堆耍子。不知那處忽然從河中溜過一株紫皮大樹來。那樹又又椹椹一些皮葉也不會去。這十數個孩子。便把一條竹竿。到河邊搭住那樹。那樹在水中如解人意。竟貼岸邊來。這些孩子都把身坐在上面。有一個略大些的。把那竹竿從水中撐來。撐去。正如缸中坐定。說說笑笑。攏了又開。開了又攏。那記有十數次。只見一個孩子在樹上立起身來說。偏你會撐。我也會撐。撐耍子。那大些孩子說。使得使得。我正撐得沒力氣哩。讓你耍休。那孩子接過竹竿在手。便撐方。撐得到河當中。倏忽間四邊黑雲陡合。大雨傾盆。那孩子慌了。流水的鑿命要撐攏來。竟家的竹竿陷在泥中。再拔不起。頃間那樹頭動尾擺起來。竟如活龍在水中遊去遊。

來吟嘯有聲不止。那雨越落得大。把十數個孩子都盪在水中。沒了性命。只有一個穿着一領紫色道袍。縮住了樹枝。任他顛顛倒倒。只不放手。竟隨風浪過廟岸邊來。大教救人。這些僧人立在山門屋下。望見便往雨叢中趕去。扯得他上岸。斬眼之間。那樹也不見了。廟祝暗思道。昨日神明囑付。是這位了。便問說。你是那村小官。姓甚名誰。因何到此頭。要那人便對說我姓陶。名安。是對河陶家村裡住。自後廟祝便留他在廟讀書。近來果是知今。遠古。那徐壽輝張士誠等皆慕他的名。遣人來請。他也不屈節。輕仕。太祖說我也素聞他名字。你便可同孫炎去請來。

第十五回

陳也先投降行刺

天生真主下塵吁

自是當機一着先

狐鼠任從懷鬼算

蛟龍究竟獲天全

旄頭縱朗曾何濟

紫極生輝正獨懸

江水茫茫魂渺渺

欣看駿績勒燕然

却說李習薦了陶安。太祖便叫同孫炎去請。二人叫探子探得

陶安在村中開館。便逕到館中來訪。三人叙禮畢。備說太祖禮

賢下士的虛懷。陶安便整衣巾。同二人來帳中參見。太祖見陶

安儒雅大是歡喜。陶安見太祖龍姿鳳采也。自羨得所主。便說

方今豪傑並爭屠城攻邑。然只志在子女玉帛。曾無救民之心。

明公率衆渡江。神威不殺。此應天順人之師。天下不足平也。太

祖因問欲取金陵何如。陶安說金陵古帝王之都。虎踞龍蟠。限

以長江天塹。據此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助明公

也。遂拜陶安爲參軍都事。次日太祖與諸將計議起兵進取金陵。忽報元將陳也先領兵十萬。分水陸來犯太平。報滁州之仇。太祖命徐達等防禦。徐達出帳。分付常遇春湯和二將先領一支兵往南門攻他水軍。自家便與鄧愈胡大海等將率兵五萬出城北門擋他陸路。兩軍對圍。徐達正欲親戰。只見胡大海挺斧逕奔陣前與也先對戰。未分勝收。忽聽元兵陣上大叫待吾斬此賊。與父親報仇。大海看時。恰是孫德崖兒子。前日逃走的孫和大海便放出平生氣力。獨來戰他兩將。只見陳也先二子陳兆先陳明先及韓國忠陶榮四人又來夾戰。我陣中蚤有華雲龍郭英鄧愈花雲向前敵住。恰有常遇春湯和已攻破了水

秦領着部兵逃出其後賊兵見勢頭不好矢石交集湯和被矢  
中了右臂恰殺氣益厲賊兵各棄甲而走胡大海趕上把孫和  
一斧砍倒陳明先措手不及被郭英刺死於馬下踏做肉泥華  
雲龍飛劍斬了陶榮死者不計其數陳也先單騎望西逃走被  
遇春截住去路也先便下馬拜降止有陳兆先與韓國忠引殘  
兵奔回方山寨不題徐達命鳴金收兵入城衆將恰擁也先來  
見太祖也先連連叩首說願饒草命太祖便授也先千戶之職  
馮國用密言曰裨將看此人蛇頭鼠耳乃無義之相不可畱於  
肘腋之間還當斬首以除奸患太祖然其言又思斬降誅服於  
義所非次日乃宰牛馬與也先歃血也先誓云若背再生之恩  
當受千刀之慘太祖仍令統其所部自此也先雖有異圖然馮

國用時時防備竟不能爲害一日太祖遣徐達爲元帥華雲龍爲副將郭英爲先鋒領兵三萬攻取溧陽等處那也先見衆將俱各分遣便乘機帶了利劍驀夜潛入帳中看那守帳軍牢又皆酣睡太祖正在胡床眠來暮去再也睡不着忽覺耳中說可快起來可快起來虛空似被人扶起一般心中正起鶻突只聽得帳門外呀的一聲响太祖便跳將起來閃在一處也先便仗劍砍中牀幹知太祖已不在牀遂緣帳亂刺太祖恰欲出來又恨無寸鉄在手正急間恰聽帳外人馬馳驟正是馮勝馮國用夜哨巡來太祖大呼有刺客在帳二將急入擒獲也先這賊蚤已從帳後潛逃在外逕投他兒子兆先去了國用等徧帳尋覓不得便說此必是陳也先主帥可傳令召他入帳議事衆軍回



報已不見了。國用便說裨將向謂此賊是無義之徒。今敢如此  
誓當殺此以報主帥。至曉太祖正欲暫爾歇息。待徐達等衆兵  
回時。方圖南進。忽江岸巡哨來報蠻子海牙領兵十萬連營采  
石磯。當住江口。陳兆先領兵五萬當住方山路。朱兵南北不通  
糧草斷截。太祖大驚說我將士渡江其父母妻孥皆在淮西。今  
元兵阻路是絕我咽喉之地。當用何計破之。李善長說他二人  
連兵來寇。若攻其一處。彼必互相救應。使難取勝。可傳令着湯  
和李文忠胡大海廖永安滿國用等領兵二萬去攻方山。裨將  
與衆將保主帥領兵攻采石磯。太祖允議。遂分兵與湯和等去  
訖。太祖說采石雖離不遠。先須設奇兵以勝之。常遇春便向太  
祖耳邊密密的說了幾句話。太祖點頭說好好好好。便傳命喚耿

炳文陸仲亨廖永忠俞通海入帳聽令。四將受令，各自依計而行。只見常遇春率精銳三萬，逕抵采石磯。哨見元兵盡地而來，蠻子海牙橫戟，早先出馬。遇春驟馬對海牙說：「你不記昔日牛渚采石之敗乎？還來怎處？」海牙也不答話，舞戟直取遇春。二將戰未數合，遇春把身橫困在馬上，便走。海牙只道戟刺傷了，遇春負痛而逃，便望南催兵。只顧趕來，約近十里地面。遇春把號帶一拈，忽樹林中砲响連天，金鼓大振。海牙急令後兵速退，道未罷，只見耿炳文、陸仲亨在左邊殺來，俞通海、廖永忠在右邊殺來，常遇春復轉馬來，直搗中間。太祖又引大兵團圍布住，似銅牆鐵壁一般。海牙前後受敵，勢力難支，逃到東東，無去路，回到北北，是迷途。

金盔晃晃背在肩頭。好似道人的藥葫蘆。銅甲零零掛着幾片。一如打漁的破線網。丈八長矛。止剩得半條沒頭的畫棍。只好打草驚蛇。滿筒鉄箭。惟留得一個滑溜的竹管。止堪盛醬。盛鹽。雕弓半折。將來彈不動。棉花護鏡。虧殘拿去。照不成臉嘴。

只得突圍。走至江濱。浮舟逃走。遇春鄧愈合兵追趕。更喜順風。便令將薪草灌了松油。致砲於其中。乘風放火。烈烈的趁着風颼颼的。吹着火把。那海牙的水師舟筏。一時燒盡。廖永忠王銘等。生擒吳長官。董頭目十一人。溺死者不計其數。海牙正乘着。小艇脫走。忽見上流大艇三十來隻。也無旗號。向東而來。海牙只道是本軍。大叫救應。救應。只見船上一個將軍。錦袍金甲。拈

了弓搭上箭。一箭射來那海牙應弦而倒。將那殘兵殺死殆盡。自此之後。元人再不敢有扼江之戰。後人看此。有一篇古風。喝采他便道。

涼風噓碧海。薄霧噴長天。莽蒼江色何茫然。岷峨之流奔騰。急走幾千里。嵯峨戰艦凌江烟。江烟年開殺氣起。離魂愁魂。微波底。劍上班班血濺衣。旌旗拂拂霞浮水。夾岸鼓金聲。不停恍惚。水底蛟龍驚。羗奴錯認援兵集。誰測閻羅江上迎。左手關弓右挾矢。飛來胸前纔一指。轟然剗地渺無知。任是英雄。今已矣。挺戈縱殺日爲昏。直欲旋乾且轉坤。試究根苗誰者。子星日烏精沐氏孫。沐家孫子真奇傑。北淨胡塵南靖粵。但願山河帶。礪券書新。永俾金甌無少缺。

太祖便令鳴金收軍諸將多自獻功只見那將也收軍攏來合  
兵一處太祖看來恰是誰

第十六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江東城上起霜風

義膽雄張轉戟中

湖海幾年籌石畫

明廷此日紀鴻功

笳吹夜月軍門靜

劍倚天秋碧障空

麟閣丹青知不負

捷音應奏紫微宮

却說常遇春大破了蠻子海牙那海牙正坐小艇向北而走只  
見戰船三十餘隻忽從東下把海牙一箭射死便同常遇春收  
兵江口卽向太祖前拜劍說子文英適領兵哨江湊遇海牙艇  
到把箭射死了特來獻首級太祖大喜陞常遇春行軍大總管

之戰回兵太平分付與衆將筵宴筵上喚過朱文英來說你本是鳳陽定遠人沐光之子沐正之孫因爾父與我交厚不幸早亡母親亦隨喪就將你寄養於我彼時爾方十歲不覺已是九年今爾英雄善武與國建功吾不忍沒爾之姓可仍復姓沐異日立大功成大用可與爾祖父有光因賜名沐英英再拜叩首謝了不題却說湯相等引兵進攻方山寨扎寨纔定只見那刺賊也先挺了鎗飛也殺出來我陣上廖永安見了他怒從心一起便罵說你這不忠不義的賊主帥待你不薄你恰忍行此刺害之事湛湛青天昭昭神爽你今日必遭千刀萬剮還有何面目來戰兩馬攪做一塊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戰上三十餘合永安起個念頭說我若再在此與他戰他陣上必然有幫手殺出

來我怎的獨捉他。不如放個破綻。那斯決奮力來趕。我恰好了。  
驚他便往北路而走。那也先縱馬趕來。不上三里之地。永安大  
叫一聲說。你來得好。把那馬一帶挺着長鎗。突地轉來。後人有  
詩一首稱說。永安好計。人土成精。高牙大纛。擁熊熊。  
只教執戟回看勢。轉雄勇正。高牙大纛。擁熊熊。  
吳祇因反噬。虧臣誼。為奮英豪。誓國忠。日更命。國  
太師。寶鏢光搖三尺電。丹心氣映九霄虹。  
都道。冒星文。雉顯。只憐。早世。反穹窿。  
那也先。却把身一扭。避那鎗頭。誰知身子一側。側下馬來。湊巧  
脚橈纏住了一隻脚。被馬橫拖倒扯。永安一鎗正中紅心。手下  
的兵卒向前亂砍。直受了那千刀之報。陳兆先因率眾而降。湯

和領了兆先來到太祖帳前說。望主帥天地好生。不記伊父昔日之罪。以安歸降之心。太祖便說。天下有福的。雖百計害之。不得。况古人云。罪人不孥。今兆先既誠心歛伏。吾豈念舊惡哉。即可令他入見。兆先進帳叩頭說。臣係叛臣也。先之子願受誅戮。太祖又說。大丈夫存心至公。何思報復。爾果同心協力。以救生民。他日功成。富貴與共。即授千軍長左軍掠陣頭目。便命馮國用選精銳五百。聽其揮使。五百人多疑懼不安。太祖熟看軍情。是日即喚兆先同五百人上宿。護衛舊軍。盡退在外。獨留國用伴臥榻前。太祖解甲熟睡。達旦。五百個人人安心。都道是天地父母之量。次日徐達等攻取溧陽等縣。全軍而回。太祖便議取金陵之計。

按金陵乃漢時江東城。吳孫權時號為建業。晉時號為建康。唐宋名為金陵。元世祖改為集慶府。至明朝



朱太祖高皇帝。統天下。復改爲應天府。那金陵地方。元朝叫文臣。達魯花赤。福壽。同武將平原指揮曹良臣把守。二人聞知兵至。曹良臣對福壽說。和陽兵來勢如破竹。公乃文臣。可堅壁固守。我當率兵死戰。以保此城。我聞兵法云。軍行百里不戰自疲。彼今來遠。今夜可掩其不備。先去劫寨。必獲大勝。福壽說。此計大妙。只待晚來依計而行。却說太祖兵至城下。在北門外安營。那元將却不出兵。太祖謂徐達曰。彼必度吾疲憊。今夜必來劫營。須宜預備。徐達對說。主帥所見。與達暗合。可令各軍俱在遠處埋伏。止留一個空營。敵人一至。放砲爲號。分付已定。那曹良臣果然更深時分。領二萬兵出鳳臺門。銜枚疾走。直至營前。只聽得營鼓頻敲。那些軍士都攔路熟睡。良臣大喜。卽領兵併力殺入營來。誰知地

上插旗惟伏兔營中點鼓是羸羊。惟是一個空寨。良臣知中了計。急令退軍。忽聽帳外一聲砲响。四下伏兵並起。把良臣二萬人困在垓心。徐達便令旗牌官執了令旗。四下大叫。劫營元將不必衝陣。今和陽朱主帥率精兵二十餘萬圍得似鉄壁銅牆。若衝陣時徒傷士卒。我朱主帥聖仁神武寬厚聰明。若降的自有重用。爾等衆士各宜自思。良臣正在猶豫。那些頭目便說。昔蠻子海牙有舟師二十萬。三戰皆亡。陳也先有雄兵十五萬。一戰而斃。料今日勢必不羸。望元帥開一生路。乘機就機以活二萬之命。良臣便令小卒對說。和陽兵且待到天明當得投降。太祖與徐達說。彼欲遲遲恐是詐語。徐達說我軍緊困。雖詐何爲。頃之東方漸白。徐達單馬向軍前說道。元將可速投降。免受傷。

殺良臣問說公是何人。徐達說我是主帥帳前副元帥。徐達良臣說我也聞朱主帥名譽人皆以聖主稱之。若得一見果如所譽。便當率衆投降。太祖聞說卽至陣前。免胄示之。免胄是脫去頭盔也。良臣見太祖龍眉鳳眼。禹背湯肩。便去了手中長矛。率衆拜降。說久慕仁德。多緣迷謬。歸順無階。今幸寬宥。當效死力以謝不殺之恩。太祖便將步下士卒散與各將。調遣乘勝引兵圍困金陵城。福壽見良臣被困。因率兵登城死守。徐達等四面圍攏。城上矢石如雨。的下來。那裏近得前。一連圍了半個多月。不能遽取。常遇春率精銳架起雲梯。向鳳臺門急攻。馮國用又領兵協助。城內便不能支。遇春挺鎗先登。三軍乘勢而入。福壽拾向北拜了四拜。哭說吾爲國重臣。臣不能孤守。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言

訖。遂拔劔自刎而死。太祖進城。便諭官吏父老曰。元失其政。所  
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爲民除亂。汝等宜各安職  
業。毋懷疑懼。當日吏民大悅。更相慶慰。就改爲應天府。共得兵  
士五十萬。因立天興建康。翌天元帥府。怡福壽。死得忠義。以禮  
殯葬。勅封鳳臺門城隍。至今香烟不絕。仍優恤其妻子。卽遣使  
迎和陽王。遷都金陵。不一日。王到金陵。太祖率諸將士朝見。畢  
王大悅。奉太祖爲吳國公。得專征伐。置江南行中書省。把主帥  
總事。以李善長爲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爲郎中。分房掌事。置左  
右前後中。翌元帥府。進李善長爲丞相。徐達總督軍馬。行軍大  
元帥。常遇春前軍元帥。李文忠後軍元帥。鄧愈左軍元帥。湯和  
右軍元帥。胡大海提點總管使。張彪。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陳

兆先王。玉陳本等各副元帥。太祖既掌征伐。日命諸將統兵以  
征不服。一日問曹良臣說金陵人物之地。公等守此。才當爲我  
舉之。良臣說自今乾坤鼎沸。盜賊如麻。凡豪傑義勇。皆挺身以  
就羣雄。那賢達之士。又韜光以觀世變。此處恰不聞得有。止有  
一個人。小將曾聞得他。不知國公心下何如。